



法藏碎金錄卷第四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證道歌云無罪福無損益寂寞性中莫問覓予嘗獨
斷此謂真性無物廓然虛明究極三空何有一法罪
福損益皆屬妄情若有橫生疑惑謂其爲善無福爲
惡無罪爲學無日益爲道無日損斯則悞矣達理之
士必無此疑

古德有言曰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
但知看古教予因擬之而言曰今人學宴坐不免尋
思過欲免尋思過但知學宴坐

諦思內身外事因緣資畜統而言之都爲我所悉欲如意理不當然設使皆然諒難克荷間以不爾却恐易勝有智之人宜乎消遣

予所趣動靜之境不越兩端趣動境志在內典愛讀鮮潔句趣靜境志在內身愛入清白處同志深者方明此說

凡諸有思有爲倒置也却行也無思無爲正受也勝進也名相分別則有異也理性臻極則無異也明智之士當知此法

金剛三昧經云無住菩薩聞佛所說一味真實不可

思議專念諦聽入清白處身心不動予因援老莊之言配解清白二字所謂清者得非老子云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乎所謂白者得非莊子云瞻彼閔者虛室生白乎但能到此徐清虛白之地亦可謂之入清白處矣予又思宜作水月觀水月定令其心如水之澄清月之潔白亦可謂之入清白處矣

白傳有詩云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是如如此言定體之深者也予擬之別作二句云破暗用明明是用非明非暗卽惺惺此言慧用之深者也

華嚴論云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但自

了三界業空卽是佛矣何必須歷阿僧祇劫然後成之乎予謂此說包含密意是權實相兼之教也夫久迷忽悟悟卽覺也覺卽佛也一念成佛其理在此必要稱真合體理須有漸故以一念一日以言其始若能積久增多所獲法利卽可知矣此乃實教也亦慮志弱之人患其歷劫懸遠直謂不可希及甘心永退故偏舉圓頓之說云不須歷劫所以獎勸之此乃權教也隨其根器俱可用之耳大士方便如此予之管窺亦李逸人之知音也

定如大空自然清曠慧如皦日自然光明均定慧以凝融等空明之混合茲爲內習何必多聞

吾愛後漢書中有清心釋累之言吾今行此四字而已內澄諸念漸清其心外簡諸緣漸釋其累過此以往未能自知

人以一心而爲靈道以一真而爲體諸念雖異同是一心之緣起衆生雖異同是一真之法界所以千經萬論多說人空法空必然窮理盡性何彼我之有哉善惡有報此決定理在陽之報踈而速在陰之報密而遲敢告仁賢信而無忽

內修本真當如養雞成其木雞之狀是也外順物性

當如養虎不以生物與之之類是也

密禪師語句云靈靈自覺元無物擾擾他緣盡是空
又云勿認紛紛境唯觀了了心白少傅詩云一性自
了了萬緣徒紛紛一宿覺證道歌云一切數句非數
句與吾靈覺何交涉莊子注云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夫學法之人但自了悟靈明之心是謂本源所有念
念妄想皆是塵垢勿令染著久當證知清淨法身也
外身雖見而元無譬如水上之泡暫起而還滅也內
身不見而元有譬如木中之火求之而可得也

此世界者釋教謂之五濁惡世然而不當厭之何以

故夫煩惱者菩提之本根居此世界中若有智力明
果照了練習可以學出世之法也不同意在天逸樂因
而自恣反淪墜耳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蓮花生
於淤泥濁水之中定矣

花有榮落果有甘苦木品之常也年有盛衰情有憂
樂人倫之常也人若愛盛懼衰厭憂戀樂偏曲在已
未離於貪

龐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貴利那靜金多亂人心
靜見真如性予因擬之成四句云人愛貴而富我愛
白而虛富貴榮辱會虛白吉祥居

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予知其理所以自戒偏
邪之見華嚴經云深心不動成不壞業予知其理所
以務守堅明之志

人多忙中切於辦閒事我獨閒中切於辦忙事此理
可以智識及不可以言說到

兩儀萬物之父母不能免寒暑成歲之怨咨二親諸
子之父母不能免懲責成人之忿恨其理必爾自當
釋然

予嘗自作兩句語云古今無始終虛空無邊際因看
老子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語有似古

今無始終莊子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此語又似
虛空無邊際予之語但謂時代方所無以窮也經文
之語蓋言妙道體用不能詰也

牧羣羊者加之以鞭驅其落後之行懲不及也釣巨
魚者縱之以綸收其有漸之勢戒欲速也約已進道
得中爲妙韋弦自警理亦如斯

周易之樂天知命老子之少思寡欲莊子之安時處
順釋氏之背塵合覺若能四者不失久而彌堅斯亦
非常之人也

佛書華嚴經中說六通謂天眼天耳他心智宿命念

神足通漏盡智道書南華真經中說六徹謂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徹卽通也佛書則無以加矣道書之文予因更增其二云情徹爲聖性徹爲神聖屬於外外爲世間之法也神屬於內內爲出世之法也

一氣分而爲萬物一真分而爲萬靈萬物化而還一氣萬靈復而合一真無數稱我以同爲異仍計我所迷安何窮

華嚴經云菩提心如快箭破一切苦的予因思漢將軍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

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其故何哉予以廣之前心是精誠果敢無分別不動之心也所以射而能入廣之後心是猶豫畜縮有分別已動之心也所以射而不入夫學道之人發菩提心若能真純決定如李廣之前心此乃聖心又超彼凡心遠矣破一切苦的何難之有耶

予今於儒書釋典中各引一端之語可以包舉世間法及出世間法精要悉備曲禮云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此則東魯之教明古君子盛德之全者也維摩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此

則西域之教明古先生妙道之全者也若能兼而有之則內外相應盡善盡美矣學者當知不煩繕述豈容易而企及哉

內典甚深之道非與世教故爲仇敵自是後人分彼我角勝負而云云也其實竺乾古先生理性之說曲盡其妙所謂窮理盡性之書焉試舉大意之簡當者且如世教中仁德本乎施濟而有偏恩之在私愛也謙德本乎恭順而有飾情之隔純誠也佛法則不爾行必歸於無緣慈言必歸於決定信包含衆善若洪溟之納細流混而爲一其廣大有如此者博聞洞曉

之士當以斯言爲然

道佛二家各述心要其理之小大淺深余今又舉大端以明之道家謂心如虛舟委順而遊此屬於外外屬世間之法也佛家謂心如太虛觸境皆如此屬於內內屬出世之法也

妙道難說深學乃知必須盡破諸結等金剛之堅利不染五欲比蓮花之清淨受想行識如消湯裏之冰爽利虛明似得握中之寶若能到此可謂奇人深於妙法之人當知方便門者是謂有餘說不了義真實相者是謂無餘涅槃無上菩提

予愛諸佛語心上乘經旨得圓融之寶覺六根混同發明妙之心華十方照了如斯如勝何以加焉謂之無上菩提信不虛矣

白樂天有詩其末句云窮通不由己懽戚不由天命卽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己者省躬諒非難勿問曰天者天高難與言予因擬之別作八句云求位不由己求道不由天位卽無以求道可使焉進且務由己者己能靜心源勿問由天者天高擅化權又擬之別作八句云順逆不由己喜怒不由他他卽無奈何已可存太和且務由己者克己諒非多勿責由他

者他心是我魔

智悟不迷智有所見此名智人智人之心達理之聖心也神徹無礙神無不見此名神人神人之心圓覺之妙心也又言行相顧儒家之常德也理性相符佛家之妙道也

儒家立一切法以爲規檢目曰名教此於佛家門中有如相宗道家破一切法貴乎混一復歸虛無此於佛門中有如空宗若乃立一切法不礙真空破一切法不妨妙有并包廣大惟佛法之性宗焉

予讀魏志見高柔所上疏有句云育精養神專靜爲

寶顏愛此語因采而書之

進道之方亦資外獎檢迹攝念二者相須自謂浮想
猶存且非邪惡分別名相未能頓除雖不及學禪精
奪趣定之前令萬緣盡閉亦可比奉祭恭肅致齋之
日唯祀事得行

東漢史論有言佛法云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
宗所云空有兼遣蓋謂著有著空二俱爲病故兼遣
之也夫達道之人於有法中不同凡夫之癡愛於空
法中不同小乘之偏局予嘗較量二病著有之病小
而淺著空之病大而深何以故著有多慮或有發慧

之因免成斷滅之見著空定性而無適變之智遂失
菩提之心故無上依經云佛言若有人執我見如須
彌山大我不驚怪若執著空見如一毛髮我不許可
予謂我見猶可柔服空見絕方便之行也

古聖經典大意頗同自是後人妄分彼此因看論語
一科其有語句聯貫正是佛家之智行矣孔子曰默
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愚以爲默
而識之頓悟之理也學而不厭漸修之理也誨人不
倦自覺覺他自利利他之理也何有於我哉亦如佛
之真實語不以飾情而妄謙也

憂與喜相參鍊成之福福必久也魔與定相敵鍊成之心心之堅也學道之士當知此理

維摩經云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僧肇注云芭蕉之草唯葉無幹予詳大意止喻人身不堅實也今又別得新意可喻人心亦不堅實往年自作芭蕉詩句云葉外應無葉心中更有心蓋言草木之葉無有長大於芭蕉葉者故言葉外應無葉而又抽心其葉漸展復有葉從中而出故言心中更有心芭蕉葉展重重盡非堅實世人心生念念來為虛幻予以身心對比豈不二理俱然

世間人中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媒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唯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凡夫之心常動而不住如來之心常住而不動如來之心有時而動動以應用未用雖動而本體不動如空中之雲雲動而空不動凡夫之心無時不動動皆

過用未用既動而本體亦動如風中之雲雲動而風亦動退省狂言庶幾屢中

唐賢梁肅作隋智者修禪道場碑銘其序有云自縉雲至左溪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予據周易隨卦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其義明萬物皆說豫相隨不勞明鑒故君子象之鄭康成云晦冥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於宴寢而止息楞伽經云初中後夜當自覺悟修行方便圓覺經云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予詳肅之立言假彼文句而已予今

引二經之文以相配合方見向晦宴息之意垢淨念無容起滅善惡事都莫思量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其天地予詳入道此語最親

儒佛二聖之道洞達本源者親矣滯泥末流者踈矣何謂也儒門以禮樂爲事禮在檢其迹樂在和其心斯爲儒門之本也夫惟升降揖讓之容采章形器之物繁會節奏之音鼓舞蹈厲之狀以爲禮樂者斯乃儒門之末者也佛家以定慧爲事定以復其性慧以神其用斯爲佛門之本也夫惟取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目之曰佛已踈矣至其虛飾土木濫希福報踈之

又疎斯乃佛門末之甚者也

吾觀世人擾擾營為不出循環之趣冉冉遷謝皆歸入閻之途因而作偈歎佛曰起滅心不停生化形無數奇哉大丈夫自在空中住又觀生物無窮知一氣之冥造含靈相續見一貞之常存有能深解來起者始可與言道已矣

觀二儀而為始見一漚之初生指八極以窮邊分一沙而立界此中稱我不亦小哉

涅槃經云智者言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中精勤修道中陰經頌云一意一念頃斷垢自不為垢本勝於

我墜我於三趣今我勝於垢滅汝入涅槃襄陽龐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貴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以此參詳吾當隨時少分方便增修斷在不疑矣

僧文詡所談云佛所說法不離五法三印若離於此卽非佛說五法謂無常一也苦二也空三也無我四也涅槃五也就此五法分爲三印無常苦空一印也無我二印也涅槃三印也予詳其說因而觸類解釋別立三法之名以濟其說三法謂之智力果也夫言無常苦空者破事相也謂世間事非常也是妄也非

樂也是苦也非實也是空也若能見此三者予以爲
智又言無我者破心相也謂心本無我妄爲主宰乃
是一真流散未得還源者也若事相破則無我無我
則心相破也能破心相予以爲力又言涅槃者事與
心外內之相皆破則了無結使呈礙而快樂矣無窮
自然之樂謂之涅槃獲此樂者予以爲果其理相符
至人信受故謂之印當法不讓於師幸勿責予管見
佛書中有偈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
者端坐念實相予以自得因而擬之別作一四句偈
云一切是非數皆從外聽成我是厭聞者反聽存靈

響旣而乘興未已又翻成五言四句詩云反聽存靈
響冥心合太虛消融浮想盡名曰小無餘

世間富貴之外別有出世富貴而人多不知且夫人
之身中元有無價寶珠若自認得以爲己用則所求
如意莊嚴具足此卽出世之富也又若能了達自在
不被無明郎主恩愛魔王之所役使此卽出世之貴
也此之富貴比夫貪冗利爭虛名自致憂勞悲苦者
不亦勝乎

顧已晚年味道逾至分別諸法尚多見想遊戲三昧
未住妙境聊以自娛猶勝別勞心也

學法之人直須穎利便學最上乘法夫英雄之士圖
王不成猶足爲霸馳騁之人逐鹿弗獲尚能得兔學
上乘法設使未成必勝人天之福

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予詳
此意有似維摩詰默然之義因擬之別作四句語云
佛何言哉一乘行焉萬物生焉佛何言哉予又詳孔
子自比於天亦如佛之真實語不同人之飾讓情也
學法者得色空如一之心住凡聖平等之境是也若
以此法爲有有復爲病

吾得聞中自然之音是樂也入得禪悅自然之味是
餌也又得日新自然之智是過客也此三者與老子
之說不可同日而言之矣

大乘經典中說信解修證之四法理勢當然予因思
更立四法以濟其用謂智志力量是也非智不能知
非志不能求非力量不能成力量是二事此舉其大意若
更細說又涉繁文

世間萬法皆以得中爲妙乃至出世之法亦當如是
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色界之內
詳究其理夫不及者固不可也過猶不及亦不可也

色界既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四空之不還得其
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

莊周之書雅士多讀而其所取不過潤彩毫之華藻
資玉柄之清談而已予則不然別有所得詳其書中
所述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精心明契釋宗之
定慧與予同者復何人哉

列子所見人之身形性命皆非已有乃是天地委積
和氣而生莊子所說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
鑄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譬喻造化中偶得爲人
輒自矜而有我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也因而思之

更若計我我所滋蔓無已一切外物逮諸權利皆爲
已有豈非重疊不祥乎

時情物態奔勢競利常理必爾不當訝之譬如祁寒
附炎盛暑蔭樾人之所趣其可已乎

白樂天有詩云是非都付夢語默不妨禪予因擬之
稍加增易別爲七字句云色空辨相何妨道語嘿由
心不礙禪

世間之法戒人貪多常宜知足唯有出世之法則獨
不然不許得少爲足涉於增上慢而自貽懈怠之咎
也

士所著文千章萬句皆以立理爲本佛所說法千章萬句皆以明心爲本事有體統可以類知至如才力之變態神化之應物亦各隨其作用矣

古人善別味者知黑白之鵝辨淄澠之水竒則竒矣有何所濟予知道中之淡爲無味之味禪中之悅爲有味之味較其優劣何如哉

古人有以故車輪爲樵爨者或目之曰勞薪予謂此乃無情之勞爲人所用耳夫有情之勞爲人所用又甚於此而終歸滅絕則同矣

般若心經者心是樞要之義亦如文之樞要者名文

心律之樞要者名律心此則般若之樞要是爲智心其末言神明等呪者蓋明正法之語以破邪心之惑如彼禁呪之義耳故謂之呪予之獨斷欲人易曉

唐張燕公陳州龍興寺碑文云言語之不到者心識心識之不到者真如予今觸類窮理更增其句於前別序事云文字之不到者言語因謂心識者真如之影也言語者心識之影也文字者言語之影也去道彌遠斯可知矣故輪扁謂齊威公所讀之書古人之糟粕耳信如是哉所以敏悟之人雖憑文字語言往往別得深旨又不可好奇自是失中過當反成見障

也予又謂意爲心影言爲心響離真卽妄終非本體
若得道於言意之表此不同影響之疎也

學佛法之人要入無餘入無餘則其漏有盡管世財
之人常欲有餘有餘則其貪無極

陰物晦微影響朕兆不當疑怪過有推窮夫甚於此
者尚不能曉至如日月之出沒雷電之震耀風雨之
飄灑草木之榮落究其所以果知之乎是則疑於小
而不疑於大怪於少而不怪於多人之形軀亦是幻
化若能悟此物物皆如真心湛然外境自謝

維摩經中長者子寶積歎佛偈頌云能善分別諸法

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予詳其意蓋以讚美佛心定慧
均一理事混融成無礙之法界也因擬此別作二句
以爲自心量力所依之道云善思委順世間法於本
真心而不動

白氏詩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
在心自由予因擬之別作詩云權要亦有苦苦在當
憂責閒慢亦有樂樂在無縈迫

學古入官自知名宦視履考祥自知禍福勿萌貪欲
之心悞問姦人瞽者受其承迎誑惑也

吾重西方聖人大雄氏所說之理無超於此者形容

擬議終莫能及今且以十字稱贊云此法廣大殊勝
真正深遠要妙者也

儒書但說世間云爲之事而節制之內典說人身心
之理生滅去來曲盡其妙儒書不能到此慎勿以世
間法比類而非之自貽譴警其實不可非也

古之高賢道充於內者物空於外是以一簞一瓢鼎
食任列於他庖一丘一壑天下不易其自樂世人情
塵厚重翳之不見其性而況至虛至靜之中至真至
妙之理霄壤殊絕何由能知

一切法師廣傳佛語以明設教到詳備處一切禪師

直指佛心以明還源到簡妙處是故長者子寶積歎
佛頌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此一句法師之體也又云
於第一義而不動此一句禪師之體也後人當二師
之號不亦難乎

古之病人身變爲虎而食其兄者但聞牛哀而已孰
不驚異其事乎今之迷人恃權挾私肉視於人容勿
殺其非幸自矜奇特以取殊寵者有之矣乘勢睚眦
以據宿憾者有之矣斯則心變爲虎也鮮有驚異其
事者世情之慣習也如此噫身變不由已心變不由
天夫病者識隨形變本無害人之心止可同於過失

若怙威狂殺有欲心以取寵有忿心以摠憾於理自斷罪合如何報應影響非無至論

圓覺經句我記妙言當知身心皆為幻垢因知大覺豁然性空不執身心有何挂礙

老子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予因擬之別作四句語云雖能致位一品營利百倍不如四威儀中常進妙道

古德有語云戒生定定生慧有經文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此則戒生定之理也又有經文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此則定生慧之理也寂照含虛

空又似經文云精徧圓含累十方予之管見也如此摩訶止觀論云憶三世事不忘名解脫無減又龐居士詩云緣覺若悟空醒見三生事予以為出纏在纏繫乎真妄之心也夫明靜之性彌深者雖宿生事亦漸能記憶昏亂之情益厚者雖今生之事亦轉多遺忘者其物理固當然乎吾欲澡雪柔挺斷無疑也

一宿覺永嘉集中所說枝條念吾願學人無使滋繁李逸人華嚴論中說根本智吾願學人務令深固若能了悟此理是入妙用之門又若能得法出於意表迴心遊於物初是登勝進之路

一宿覺云初修心人須識五念一故起念一串習念
二接續念四別生念五卽靜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
名爲一念相應予以爲照見五蘊皆空如服藥去病
之始得其一念相應如覺藥勝病之初觀練純深心
地安適又如藥力漸勝厥疾頓瘳
深於神僊之學者見衆人逆知未來之狀旣哂且憫
曰滿目紛紛無非行尸走骨深於定慧之學者見衆
人亦知未來之狀旣哂且憫曰滿目紛紛無不隨心
變形夫行尸走骨在世之見也人皆可知隨心變形
出世之見也人不能知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爲衆說法遂於坐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衆
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其衆曰此是尊者現佛
性體相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
明言訖輪相卽隱尊者復居本坐予因詳究今之像
塔頂上以銅爲相輪必因取象於此

菩提者慧解能覺至明之因也涅槃者空寂成功至
樂之果也此二者之名不離煩惱情根本性非同非
異混然爲一求之者不可捨動取靜避焚就溺道無
不在在無所有但志於其妙不擇時不擇所自可洞

曉馴致譬如頑鑛出真金淤泥生嘉蓮必然之理更
勿疑也況佛經多說凡諸清淨國土人皆放逸不能
修行不及五濁世中却有勇猛精進出世之力倍勝
於彼故古語謂南閻浮提爲選佛場信不虛矣真學
勉旃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白樂天亦有詩云書不求甚
解琴聊以自娛予則不然嘗思圭峰密禪師有語句
云觀空直遣空於色解義須教解入神予每讀書詳
味文理觸類而長唯變所適往往別得新意人患解
少予患解多亦常以此爲勞然而亦勝別勞心也

吾觀大雄氏之智力虛明廣大如太清視一切妄相
如游雲游雲其能蔽太清乎解脫自在如象王視一
切妄緣如游絲游絲其能繫象王乎妄相不能蔽妄
緣不能繫智力如此所以謂之大雄氏懵然不知者
乍聞斯言宜乎大笑之也

自始覺證本覺都名菩提得菩提者須有大智識失
菩提者良由癡迷蔽翳局束滯泥也自初安樂至寂
滅樂都名涅槃得涅槃者須有大志力失涅槃者良
由因循放蕩鹵莽滅裂也若能學二心法去二心病
此人無敵於天下也

論者曰至人體道自然心無主宰予謂此言雖嘉其理未盡予別有二說其一謂世間之法其或人之多僻浸以成俗雖欲忿嫉規正必不能敵自禍無益何如卷懷此可 心無主宰矣若見其效尤徼利風行草靡爭先迎合有覩胡顏而我弗往朋從此則心有主宰矣其一謂出世之法一切妄緣不可不念此宜心無主宰矣一乘真理不可暫忘此宜心有主宰矣智者詳之可也

予於老莊之旨自得新之又新之理所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謂凡夫也至人則不然視於冥冥見夷中

之有曉聽於無聲聞希中之有和見可見非常見聞可聞非常聞天地不可同其曉天地不可同其和此必至寂而成至妙耳苟非其人安可與之交談哉佛也者離相窮理反情合性之總名也夫人迷一切事本從自心悟一切事亦從自心起一切事本由自心止一切事亦由自心佛心則悟而不迷止而不起了達深遠淨明純熟胸中大空不礙諸有萬行盡善神化無極其法如此何關外求

廬山歸宗寺慧誠禪師有荅僧問之語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予因默而識之

推而廣之竊以爲世人縱情背性未始覺悟故曰凡夫也智人明了至理識心達本知其佛是覺義見性見覺覺了真性便是佛也故曰見性成佛如師之言固當不煩別說也

諦觀浮世凡諸人倫迷失一真如遂成三差別何以明之唐相裴休所著之文明菩提心體云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予謂從無出有自然含識始有差別之形一也踵事增飾因而辨等次有差別之名二也乘勢肆意極於私己入有差別之情三也轉喪鴻蒙漸分罔兩如此三者滔滔皆是必使

和會三差別同歸一真如不亦難乎哉或於萬萬之中有一不以爲難者不亦異乎哉

習定之光聞和之音自然而然天之義也予自謂神遊於光音天束教之士無庸致詰

圓覺經威德章中有注云一切衆生壽命但爲浮想任持予因擬之別作十二字語云一切世間名教皆是妄情交立

如來有出世智照了窮盡至聖悉備故推其法爲大明呪如來有出世力奮迅超絕自在無礙故推其名爲大雄氏世智測度未可輕議

寶積經云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余詳此四諦之法並
依次敘麤得旨歸苦集二諦不必更說既云證滅復
云修道余謂此是自體起用覺利及他亦如既云解
脫又有解脫知見是也

諦思一真法界無始終無邊際自然神妙不知其所
以然孰得指名而形容哉古今智人雖能窮理盡性
立語言文字擬議而目之曰法亦爲外事唯有忘情
脗合者是矣此一真散而爲萬靈萬靈中秀出者目
之曰人人中秀出者目之曰賢賢中秀出者目之曰
聖聖賢之於一真太虛之電光也聖人之秀出者智

力臻極而能歸合一真之源目之曰道天竺之語又
名佛陀

予在洛中避暑燕居有風冷然而至因私語曰意隨
無事適風愛自然清又閒看史傳難得文行具美者
又私語曰予欲一見具美才賢西漢之文格東魯之
儒行正者不可得也

學法者舉要言之但學道家宗旨清虛澹泊佛家宗
旨微妙寂靜如此足矣其清虛澹泊出前漢書敘傳
第七十說莊子之事其微妙寂靜出楞伽阿跋多羅
寶經及大般若經中是也

佛書立法本乎性儒書立法本乎情道書立法該涉
一書該涉佛書不盡復性之理該涉儒書不取飾情
之容

吾之所貴者三焉身貴安而輕氣貴和而清心貴靈
而明三者備矣莫之與京何羨重重規冗利久久計
虛名

教文中說大乘菩薩亦有出世貪瞋謂不以得少爲
足而乃直趣最上乘位有此貪也又訶責小乘之人
智力狹劣不能如已超邁不羣有此瞋也予亦有在
世貪瞋夫身緣之事欲得壽考且寧子孫逢吉有此

貪也世緣之事又欲得除惡務本去邪勿疑有此瞋
也

予知菩提者梵語也原其理具正徧知非世間覺知
之知也涅槃者亦梵語也原其理得寂滅樂非世間
悅樂之樂也

色卽是空非無色之空原其至理恐人執色爲礙空
卽是色非有色之色原其至理恐人執空爲礙色空
雙泯心境一如無纖塵可拂方是曠然了達

自念已臨大耋之年尚愛知新之學涉獵書記雍容
藝文吟詠情性諧和律呂時或有作未能頓除蓋宿

習之使然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我知之矣我當既明且哲深根固蒂以保其身不取虛名也因復擬之別立五字句者二其一曰情與性孰親我亦知之我當懲忿窒欲割慈忍愛以遣其情自全真性也又一曰事與道孰親我亦知之我當息緣反照背塵合覺無營於事獨歸妙道也智之適變觸類如此覽之者以爲何如哉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注云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釋文云暢然喜悅貌予嘗涉歷人事因知經旨信然往歲使于龍荒廻及疆場遠望雄州喬樹日明

心喜故行程詩中有橋過涿水心先喜路入雄州眼更明之句並經進御蒙降手詔優荅焉是知望鄉歸國猶得暢然喜悅而况還源復性合何如哉

後秦符堅時有僧曰鳩摩羅什與佛陀耶舍接座交談堅問何謂第一義二師相顧而不荅意明不可以言宣也予謂然則然矣若且隨時而荅云元不動者是第一義元不二者是第一義堅有道眼自可默而識之若無道眼必當隨荅更問如是問荅則無有窮盡譬如年長喪明問物之狀說其形象彼必知之若有初生卽盲未嘗識物問物荅狀其問何窮

吾嘗謂開示悟入雖假於導師觀練薰修不由於朋
執自宜爲道日損見善則遷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是
也

予壯歲之前聞道流所說云學道之人目有神光耳
有靈響予始志於道自耆年之後乃思勤而行之而
於澄神定靈有之矣未得精至將及縱心之年而夜
視或時熠熠有光又聞靈響未嘗暫歇歲久益清緊
意其神靈澄定而光響彰聞理必當然難加異議
蓋是觀世人心念日夜所到境界大率不離於幻中
分別幻夢中分別夢影外認微陰聲外尋餘響如此

而已若要箇迴心來知有深深處妙妙處空空處靈
靈處但恐萬中無一設使萬一有知者若要箇必能
觀照萬境起於一真而妄有又能止息萬念歸於一
如而大同但恐萬中無一

凡一百十六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四

法藏碎金錄卷第五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賓談可采予皆書之嘗有一雜五品常叅官與予談
道引易爲證云復卦次以無妄卦者蓋緣返本還源
方爲無妄予聞之深以爲然因檢周易序卦云復則
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又無妄卦有注云有妄之道
滅無妄之道成予自思之而見暗合之理楞嚴經云
妙性圓明離諸名想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
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予詳之始自真性起
一切情念云爲此皆名妄妄情復性性乃真源自然

無妄也內外之教立言明理各有歸趣者也

予嘗讀唐書因采述孫思邈言盧齊卿未來之事予以為目見二理其一見事有前定之理其一見人有預知之理及看傳燈錄有菩提達摩付慧可傳法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竊詳達摩為一花下至六祖為五葉不復傳衣又是前定預知之一也

梁氏所刪止觀云明者難晦辯者難默予因觸類增語云慧者難定是三者皆妨人道學者當知達理之人所學之法舉要而言且依二法足矣一謂

其動也依伽陀經四句偈首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謂其止也依施肩吾三住銘序云心常御氣氣與神合二法交濟久當自知

古聖設教宗旨各有攸宜但以淺深不同而已聊舉其一儒書所云蒙養正晦而明涉於外事其著有迹聖之淺者也佛書所云定生慧寂而照主於內事其妙入神聖之深者也

道釋宗旨但其華竺之言有異也考其大略意同耳且如莊子有云大覺者予謂釋氏菩提之義也又有云至樂者釋氏涅槃之義也

一切凡夫常於四大五蘊六入十二緣中輪迴汨沒
終而復始如循環之無窮其間行得其倫則隨善受
報居高勝處行失其倫則隨惡受報墜諸惡趣自三
界而下凡五岐路其一升諸天其四沈苦海彼聖人
者有大智力特立獨行能超出入故楞嚴經云佛子
住持善超諸有是也以其勇猛神妙強名大雄氏此
非文言之可擬議非心識之可測度中士以降宜乎
不甚信乃至有大笑者也

般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
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予因觸類而長唯變所適

擬之而別立語云意無盡居士行深般若波羅密多
時照見一真不空成一切妙德夫照見五蘊皆空猶
是半偈義第二義照見一真不空方是全偈義第一
義凡諸上智之人必不陋今榮古

予觀三聖立言言無枝葉質略雄重純正明白而以
理垂範于世者聊舉一端而三家之言次第彌簡儒
教之書三句凡十六字孔子孝經云要君者無上非
孝者無親非聖人者無法道教之書二句凡十三字
老子道德經云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佛
教之書二句凡十二字釋迦文金剛經云如筏喻者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噫三聖之書語直事大也如此
此夫今之所作或雕篆侈靡作艷冶輕浮之語或摘
裂詭異作瑣碎隱微之語自分古律而無益於理道
者何如哉

楞嚴經云瑠璃光法王子觀世間衆生皆是妄緣風
力所轉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
無差別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
倒衆生同一虛妄一世界內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
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予參詳之作
是觀者誠爲大觀然其大觀之性比一蚊蚋之性亦

無差別故華嚴法界觀有云一塵含容空有遍蓋明
真性惟一不同世間法而分限量也彼法王子於虛
妄中猶涉妄有分別妄自尊大之迹耳

予嘗謂明智之士若有洞分法要却以息心爲難遂
廢秘密之學深可惜也昔優婆笈多宿世爲獼猴因
學緣覺坐禪後證阿羅漢果夫輕狂不定莫若獼猴
戲學坐禪猶能成定故唐賢王維遊悟真寺詩云猛
虎同三逕愁猿學四禪是也而況人爲萬物之靈氣
稟五行之秀志習妙道豈有不成之理乎

小乘執空反成空病既取空相空復爲有此所謂空

卽是色也且據三界名爲三有夫無色界有四空天
列爲三有之數豈非執空相而生空天乎故范曄所
論謂佛法爲空有兼遣之宗蓋不許著有著空也
禪師之說意多不同然而采聽咸有所益譬如藥性有
緊慢涼暖各治一色之病善服食者當自省病受藥
其餘空傳影響濫以師道自處者亦猶不曉方脉之
盲醫也其理如此

人倫在三界之末五濁之世茫茫煩惱海中欲免煩
惱無有是處譬如泗浮洪濤之內欲求無濕可乎若
得遇浮囊浮木抱之勿捨或勉力拍水而浮旣濟而
先登於岸者不可多得

予讀二聖之書而能混而爲一自成法要所謂殊途
而同歸者也讀佛書圓覺經愛威德章中一句云寂
靜輕安止此一句可以存心可以入道讀儒書周易
愛乾卦中一句云剛健中正止此一句可以辟邪可以
降魔予之讀書志趣如此

思益梵天所問經第三之首談論品云不二者終不
爲二雖種種分別爲二然其實際無有二相予詳所
云二者非定謂一二三數之二蓋言本體元空者爲
一二則同也自一起相者爲一二則異也卽今演說

語言文字以明真性者理本歸一而語言文字種種
分別離於默然真性亦是二也

翰林承旨李尚書維有書垂問云神氣相主爲道家
之妙門物我皆如乃禪宗之極致道兄所得其在茲
乎予覽之尤加珍重因而荅之曰神氣相主其殆庶
幾乎物我皆如僕病未能也

予嘗見禪師說話有語太質而甚峻者然而其理確
的并緊切而已其語云學禪入道之人須得毒眼睛
硬脊梁予默而識之以爲毒眼睛謂其妙見精深覷
破一切空相不能爲障礙如文殊之智是也硬脊梁

謂其道力堅壯辦於大事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
行是也取要而言學人直須善照了無退敗二者交
相濟最爲根本久久成就名曰兩足尊

佛書中有云苦海苦厄蘊又有云甘露門甘露味飯
若有人能知甘苦之味見空實之相達真妄之理而
有所歸趣者亦不可多得

唐相權德輿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有語云師早誦
大乘微言數萬言曉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
樂不入矣予非止愛此文而益愛此意因而自得簡
要具足法門當令凡諸憂悲苦惱喜怒哀疑悔貪愛一

切之情不可盡言者悉不入於心中惟一真性是道
矣何煩多學又自智斷苟不能然試熟思之於已何益
○今我真修引諸經據於一切時中息微細流注鞭
心入理攝念而住日久功深自到覺知之處
庶品紛然佛教之書目之曰衆生儒教之書目之曰
蒼生道教之書目之曰浮生勞生非謂輕蔑而言之其
實如此者多也

金剛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南華真經云能休純
素謂之真人學法者合此二經四句足矣何必廣求
經據妄分教門哉

予知觀自在菩薩度一切苦厄竺乾古先生善入無
爲皆以深智大力而然予與誰談哉

釋氏教文中有云佛名能仁仁字儒家孔子切言之
矣別書中謂佛爲竺乾古先生善入無爲無爲字道
家老子切言之矣云何後人過有分別

天禧末予在西京判留臺日曾到魏家園見杏實爛
熟自落滿地因悟物理者三焉其一見萬物勢數必
有終極之時人合安時處順是也其二見果之杏實
純熟則味乃甘美人之杏實純熟亦如之其三見老
人食杏愛其全熟者壯夫食杏愛其半熟者童子食

杏方當酸澀亦以爲美也人之性識生熟次第其類如此

有一說云禪是思惟檢攝之義予以爲此說最當非思惟何以得窮理盡性之智非檢攝何以致澄神定靈之切二妙相成可以入道彼但以問荅爲事者不亦謬乎

佛行以怨親平等此最難事予以爲其次且能逆順或義利之類平等抑亦非易

毛族之猛者虎弱者鼠皆觸機而陷身止爲求所食不得已此可憫也人而最靈以過貪求觸機自陷此

可責不足憫也

吾有二洪願其一願智眼善照了諸相如無盡燈長明長在經毗嵐風不動不滅其一願志力能幹辦大事如金剛寶至利至堅到真實際不礙不壞混而爲一守而勿失

予自得一法強名曰三合應天機法門三者謂心息音也其初先見圓覺經注中有八字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予以爲此正是禪那入道之門遂引別書加乎演潤重其事也心字引莊子云至人之心若鑑取其寂而照不將迎於物息字又引莊子云真人之息

以踵取其深而細從根本中來其後耳中嘗聞妙音
殊勝不可名狀正是觀音入流之處又契莊子云無
聲之中獨聞和焉每當甘瞑宴坐心息相依之際而
其妙音清遠聽之而疑湛融怡有以見天然妙吉祥
助其樂欲三者相合所以激勵讚歎形于文言多矣
此則予之自知自貴者也

空五蘊度一切苦厄奉三寶成一切妙德若能究觀
洞曉馴致冥符學道之人更有何事

予自作五言四句名曰具足觀脩訣云三空一不空
悟入勢孤雄得道加殊稱超天自在公因而自解之

云三空謂名也身也情也觀此三者外則自外而及
內內則自親而及踈種種因緣終畢歸空此是三空
唯一真空則至精無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古今不
能窮此是一不空若能先覺悟是觀也後順入是修
也而又奇特勇猛得道必矣超出人天而造化不能
拘目曰自在公此非戲論

白公有詩句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
樂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閑傾三數酌醉詠十餘
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予因省已而言之爰以
引年致政闔扉燕居雖非富貴亦非貧賤月戶優祿

無鞅掌之事可以言身自由也日養天和獲逍遙之樂可以言心太平也二者備矣何以加焉由是較量不讓白公之所得何況慶幸有餘也

予以退居佚老得三無三有合爲六幸矣於族無饑寒之憂一幸也於心無營欲之事二幸也於時無勢利之交三幸也於已有壽康之福四幸也於後有肯堂之緒五幸也於道有悟入之門六幸也此六者幸何樂如之

予覽唐詩人張蠙送南海僧遊蜀詩云真修絕故鄉一衲度暄涼此世能先覺他生豈再忘因見真修之

理不拘處所又喜緣熟必無他虞次覽周賀贈四門蘭若寂禪師詩云夕雨生眠興禪心少話端信有之矣夫吉人猶寡辭而況真禪子固無遊談戲論矣唐賢杜牧集有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祐詩其句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予因思之此兩句比類佛書中衣珠之意有何差別圓智之人自能會

覺妄遣情明真指體安心入道此六次第吾當分門屬類集爲一書以備已之詳覽

善入無爲名曰先生卽佛也能休純素名曰真人卽

僂也外爭像教不亦踈乎

唐白氏詩中頗有遣懷之作故近道之率多愛之予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予記其有詩云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又有句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夫如是則身外悠悠不合意事何用介懷

世間之事有極力而求者有不可求者由人而不由已故也人多固必而求之出世之事極力而必可求由已不由人故也而罕有固必而求之者人之大迷也

如此若有迷中忽悟則疾如反掌

予諦觀三寶之義止在乎心夫佛者覺之義也有出世之智而能覺悟真理覺即佛也法者行之義也於其覺悟之中而見種種淨妙之行行即法也僧者和合之義也能以覺悟之心和合淨妙之行和合即僧也此說最爲精要若不知根源而外取名相者中智以下逐末之人也此則非予自矜伐顧其理難奪之也

內聽淒鏘之妙音順協融怡之賞心堅凝浸深無容念侵勝於天賜之黃金我惜餘年而日尋

照見五蘊皆空可破妄情矣能令一念相應可辦大事矣若於身外詢求此則悠悠悠悠

楞嚴經中說三無漏學謂戒定慧也予自謂於戒定得百一於慧得百二何謂也憶念我昔將及縱心之年知非改過之外特立一法以辦所作且以間日食素仍於旦旦焚修善禱有暇則時習宴坐逮今越十稔矣此是於戒定得百分之一而於弄翰之間多在佛事常立言以自勗致力加倍此是於慧得百分之二今已密邇大耋而乃加以晝課般若心經外凡諸觸境情意之不順者力習制禦以濟乎戒夜增數息

觀門復隨時隨分不計多少專切寧心以濟乎定庶乎三學之稍均耳雖未能卓然殊絕然而區區之心務在宿植善根也如此

宵征緣崖不覺落磬者吹火不覺着昧懵則貪冒窮極則變滅失慮奄及亦復如是

夫般若經云心住爲如吾因自思年漸老矣宜乎不以情意之苦樂不限時景之多少不擇處所之喧靜常須隨分學其心住而已何以故據涅槃經所說大意一切衆生皆有念心發心念念生滅相續不斷亦名修道此經又有說云智者言出息入息之頃我當

於中精勤修道又襄陽龐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
貴利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以此參詳則知
隨分住心不失真修之理

吾好以無師智分別諸法相忽然得意自立大小二
寂照之說其一小寂照謂學道之初階常須寂靜其
心照了於理入菩薩境界也其一大寂照成功之極
致而能圓寂普照入佛境界也

圓覺經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莊子云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二者不可致詰伊子混而爲一守而勿失
退藏于密

予之宿志求慶幸之太者三也已遂者二而未遂者
一何謂也老年致政今生悟道若合符契此二者已
遂也萬事前知如指諸掌此一者未遂耳

吾愛習定慧久矣以晚年故切務增修今不擇時景
處所且於生滅心中就少頃卽靜念以爲不生滅之
心且於虛空法中就隨時無盡意而究不虛空之法
不問獲果如何但自致力而已

心之日用莫先乎智止令防一身效一官而不能者
尚多何況周萬物照五蘊度一切苦厄不亦難乎不
亦難乎哉

學道之人初入三淨境先淨三業次歷四禪天終復一真法界此乃得道之臻極者也

唐詩人有詩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又詩云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且夫半日一宵接僧談成法藥猶得遂閑情平宿憾而況予今退居佚老獲終身之閑日覽佛書道書耽味古聖賢要妙之語其爲適悅也何如哉

予愛般若心經其中語意有云照見五蘊空能除一切苦此語意以理遣情足矣又玄聖蘧廬篇中語意有云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此語意存誠入道足矣

予自演述德行道共三字之意而日用之其初以德者得也凡一切善法自得於心者而爲己德其次以行者行也旣得善法而行之其終以道者導也不止獨善於己而復開導於人以成兼濟之利爾

予詳求其貪字名義釋名曰貪探也探入他分因而思之蓋表踰涯而取爾凡人以手探取穴中之物謂之探此乃見利忘害者也故吳呂蒙有言曰不探虎

穴安得虎子夫如是則探虎穴者不畏乳虎之暴怒
探龍領者不畏睡龍之忽寤儒書有云君子居易以俟
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蓋謂此也佛書又云種種貪欲
故有輪迴是知貪慾弊於有驗法中見有驗之禍敗
於無窮法中入無窮之循環此理深遠要切古聖人
垂訓多矣若非中智以上未可與之輕議焉法門名
義過患品貪在三毒之首夫古賢有以不貪爲寶者
其意可知也

老夫耄矣急於勝進方便自立一法名曰近事三學
何謂也力行朝課積習夜坐俾無過是也夫焚誦肅

容力行朝課此近乎戒恬宴攝心積習夜坐此近乎
定采述修身俾無大過此近乎慧三者不廢可以入
道

三菩提者經疏中已有解釋云三爲正也菩提爲覺
也謂佛法爲正覺矣予詳教文別得新意亦可名曰
三菩提有說三品菩提謂聲聞菩提小乘也辟支菩
提中乘也佛菩提大乘也唯佛菩提爲無上菩提二
乘不及故有語云唯佛菩提是真歸仗處

因習定希凝寂忽見神光睽爍可曰定光佛因內觀
存照了常聞妙音清徹可曰觀音佛體有大小理無

差殊雖知強名亦非戲論

辦戎事之大大將也有多多方略以御師師和而戰必克辦佛事之大大士也有種種方便以御意意正而道必勝非尚屬辭是爲求理

我願生生世世作居士身學菩薩行不求報不取相不退轉自然而然而已

至人學道先須得天錫大明智則於虛幻中無挂礙次須得天資勇進力則於真妙中到源底此得非常得此說不可說

白樂天有詞句云靖節先生樽長空廣文先生飯不

足噫予今陶融太和如飲醇酎自以爲不空樽大雅杯耽味道腴如享太牢自以爲法喜食甘露飲去彼取此既醉又飽沛然充足其如予何

予嘗作三言自曉存心訣云心息音混融深智先覺念無侵隨辦及卽溫尋用此法存予心此八句子自了知言簡意備而興猶未已推而演之云此法正合圓覺經中圓覺菩薩所學禪那法門又合楞嚴經中觀音菩薩所學圓照法門合二法門有三清妙其一謂心之清妙也成恬愉其二謂息之清妙也入深細其三謂音之清妙也發聰瞻協用三法而進于道愜

心至當自以爲禪師法要無有出其右者奉爲祕印
乃目之曰清妙三和合入流三昧

子以晚年内習期乎若坐若臥務安其心或默或語
不離于道亦不求應任彼自然

出世之法不知之者固無算萬有一知而人多無斷
予謂敏識之士無知則已苟能知之安可自棄何不
果斷而行之哉此法比世間法何者爲急且夫人之
情累自古而然有何窮極有何利益終畢了不相干
是以唐圭峰密禪師直示學人方便尤爲親切嘗云
種種念慮皆如幻化影像皆是他緣靈靈一心如鑑

之明未曾不照斯爲真我誰能勞神而憂他妄緣乎
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終有何益非惟無益仍展轉
招於妄苦予謂古德訓導懇切無出於師子當佩服
遵守以爲祕印勇猛精進脫落癡冥之網羅爾

歷觀內典章句頌歎佛之功德有云善入無爲有云
善入空寂有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但詳語意可見佛心噫學禪之人何必須問傳言比
丘躡其陳迹徒以法爲戲論耶

煩惱障無損於菩提心譬如日月翳於煙雲中而日
月必無損也珠玉落於泥滓中珠玉無損亦如之爾

莫管煩惱障但存菩提心

予謂此法藏碎金錄有如聚畜百藥隨方而用種種之疾而治之也

予所錄碎金之一內有六句語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蘧顏可師予今擬之復爲六句之語語或宗經意唯克已其語云不怕忿生却貴懲速懲勝忿平轉禍爲福明明佛子智以自牧

無念爲宗法之樞要不住於相然後臻極上智學人必知理也

維摩經云菩薩示行瞋慧於諸衆生無有悲闕又云示行瞋恚而常慈忍予因自思時或禁諸違慢不能無忿怒而乘勢暴發旣而悔之本非殘忍今詳經旨亦可除疑悔之益也

經又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又云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終不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予因參詳法意獨斷斯事以爲智不當厭煩惱夫有煩惱鍛鍊則必憤悱策發菩提心也若以如意優足則慣習驕恣陷於怠惰失菩提心也

因覽維摩經不二法門品妙臂菩薩云觀心相空如
幻化予自得新意法門夫內觀心相空如幻化外觀
世緣亦空如幻既見內外之事俱非真的誰能堅執爲挂礙
經又云淨解菩薩曰有爲無爲爲二若離一切數則
心如虛空以清淨慧所闕者是爲入不二法門予今
和會諸經大意而裁決之夫真性之外一切妄情皆
爲塵垢若能悟心宜空虛無容一塵空汗卽是清淨
慧也既能發之以清淨之慧便能應之以清淨之行
此則妙道具足貫統諸法不煩多學也
諦思經教中有二法除過去不復言而見在未來皆

爲妙用其一曰無生法忍未有不復有凝寂還真空
此未來也又一曰無礙法門在有卽爲無圓融得自
在此見在也智者當自了知吾不能曲而暢之耳
夫洞曉無明是障蔽者此謂之明若取相於明則復
陷於無明非上智孰能知之

予觀白氏詩凡有愜心之理者每好依據而沿革之
往往得新意以自規耳白氏詩中有題目云遣懷其
詩七言四韻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
四句依舊意述時景之迅遷後四句立新意述世態
之不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白氏詩云羲和走馭

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
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
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擬之而作詩云羲
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卽老
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
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真人能體純素如來善入空寂此二者俱爲妙道但
其理有淺深耳智者當自知之也

予自微細揣摩晚節薰修馴致厥功之狀生觀慧滋
多結善緣漸熟而其久來習氣未盡除新持定力未

全固憂喜戰酣覺喜勢差勝耳唯妙境深處則未能
知之也

人所好者虛名客氣冗具羨財予所好者心印衣珠
真乘寶所各從所好而不相知

白氏有詩句云華簪與高蓋復在外物外又莊子宗
旨以軒冕爲得志而喪已失性者謂之倒置之民予
歷觀羣趣軒冕之外更加五欲樂具重複冗飾伐德
禍深而不悟者又何如哉

凡夫住有爲小乘住無爲大乘俱不住

維摩經云菩薩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注云什曰

志求佛道其心深固譬如種樹根深難拔故歷劫愈明不暫失也予因覽此而喜誓將秉心內習堅久不退後身緣熟必成勝果爾

人心計我我所無不太甚而不當但思爲已有不悟終畢非已有不思爲已用思已用是已有可哂可憫今略記大端誓將敷演以爲法利

白氏有詩句云是非都付夢語嘿不妨禪予愛此語愜心精當因而敘述其意云是非都付夢南華真人指歸也語嘿不妨禪竺乾先生指歸也和會發明西鄂居士指歸也導揚推演出于深衷勿謂僭差庶幾

有補

維摩經說菩薩不住無爲不盡有爲予詳其意若住無爲則功德不具若捨有爲則智慧不具

予詳佛書如字之義經論中各有所解大約意同然未有能和會直說令人易曉予今發明如之本體是真性均一之義至人依理學法令其性合於理理合於性同於本體故曰如如不動此兩如字上輕下重謂其心之所學如其本如之理

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注云見實相法爲見佛也若謂已與佛接爲得見者則以已與佛異

相去遠矣予謂此明一真同體也

吾今直截用三無漏學依次對治三毒以戒治貪禁貪心令不生以定治瞋鎮瞋心令不起以慧治癡曉癡心令不執

吾又倒用此三學為修道次第以慧觀為見道智以定力為入道功以戒修為助道品勢當然也

維摩經云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予詳大意謂佛之虛妙也如此

人性緩急各所稟予以觸境而動愀然厲聲雖未能頓除且隨時而覺今立一法應用對治比之電光谷

響既過即止勿使留礙豁然自規

吾今獨斷自立三師維摩經中所言柔順忍立之為戒師楞嚴經中所言不動尊立之為定師寶積經中所言自然智立之為慧師

我發二願夫維摩經中所言雜句文飾之事此世間之事也我願外順從權寶積經中所言清澄微妙之法此出世之法也我願內修致力

予晚學權輿安於所習習其心清也樂於所欲欲其靈澈也自強名曰初安樂行

教文中有言云在家而出家吾今在家而山居讀圓

覺經愛宴坐靜室此外室也讀莊子愛虛室生白此
內室也此吾外內二室豈讓嵩山太室少室乎

天聖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予於夢中琢磨律詩對
屬蓋以宿好該涉而然也偶成七言兩句云芄芄麥
龍驚暈起灼灼桃園舞蝶來既寤尋思獨斷其理夫
如是雕章鏤句緣情合意猶能入夢而常存則知其
妙道天機貫心達性固當經劫而無失因之竊喜必
續勝緣

有念無覺凡人境界有念有覺賢人境界無念有覺
聖人境界無念有覺臻極者上上聖人境界智者可
了知說則難爲說

天聖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夜夢獨看書策其中見有
義兔兩字因而節出予記憶大意謂乎涉獵文史得
其義理有如獲兔而歸也寤而思之此乃宿學性習
浸久浸益豈非根深緣熟爲來生張本必無差別而
狂入諸趣所以竊喜逾多也

酉陽雜俎云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予
昔於真宗朝同修太祖太宗國史時中書首廳虛位
而史官奉詔就此廳位中畢集修撰予舊日已曾見
廳後有藁竹碧潤尤盛至修史時當大中祥符六年

秋九月此竹結實如粳米粒其後竹乃枯裂親見盡除之付庖人爲薪又聞京中諸處竹皆如此因知前言不謬信乎物必有數也

荷澤法門唯以無念爲宗又曰樂天詩云唯吟一句偈無念是無生噫無念之理至矣哉大約人之憂悲苦惱及一切種種之情皆屬緣念所攝學人若能知其至簡至當之法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則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而不退當自覺知此外無法可及也

圓覺道場修證儀中有偈句云無累無所欲是名真涅槃又有句云數息在靜定是名頭陀行子詳句意最爲勝進之法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云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又貫休山居詩云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自爲天簧

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結也銳意鉤
銳意鉤深每得無師銳意鉤深每得無師之智強力
致遠遂忘進道之勞人固不知我亦難說

白樂天有詩去此身不欲全強健全健多生人我心
又于良史有詩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
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吾自得三天之法可對治三毒之病而迴其次第也
存天真之性常自知其明可以去癡養天和之氣常
自知其平可以去嗔樂天均之分常自知其足可以去
去貪用此三法去彼三病其爲親切如羿基之射中

的也習之初者則甚難久而精熟自然漸易

萬物自萬物兩儀中空虛本無礙萬念自萬念一心
中空虛亦無礙深悟入者智力第一

儒書云生而知之者卽今之頓也佛書云宿殖德本
者歷劫之漸也頓漸之理智圓自曉

予覽太平廣記第一百七十六器量事類引國史異
纂云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
風失米盧考之三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
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
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子旣

重此人雅量又重承慶藻鑒故錄之

凡夫心量不出情塵小乘心量不出法塵大乘上乘出塵彌遠

子嘗諦觀而直說文殊是見理周圓之妙智普賢是契理周圓之妙行合而爲一強名曰毗盧遮那

子詳普眼謂具一切智普賢謂具一切行是也

金剛三昧經云心不幻化則無所見子謂一氣生萬物卽幻化也一真生萬靈亦幻化一心生萬念亦幻化也一一知空有何罣礙

以無思之心合無物之音隨時隨處逾久逾深獨爲

法樂不在禪林

予覽太平廣記第一百八十引撫言云費冠卿元和

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池陽

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拜

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

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迹仕

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朋清飈自遠夫旌孝

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

薄夫擢叅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冠卿

竟不應徵命予重冠卿之思孝李行修之知人唐室

之善敦風唐賢之能演誥四美具矣有補清談采而書之式資汎覽

予好擬諸文句以爲法樂周易乾卦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予擬之而爲文句曰動爲慧靜爲定妙用成而百祥應唐權文公二疎贊曰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予又擬之爲文句曰定堅慧正惟佛之性酌用不窮佛子深功美服厚味非寡欲之宜草衣木食非養老之具得其中者何樂如之

我知三靜關進道之權輿我知四禪天入佛之境界唯當日省心自到深深處

道勝之智日用新福會之因天獎備唯茲樂欲爲吾願王

儒書所云子絕四吾能和會裁決入於二教之理無意無我合於道書中所云不宰宗旨無固無必合於佛書中所云無礙法門

有客謂予曰近知一陰陽象流深於三命之學可能召而問之乎予對曰予自別得三命之理不隨俗也常以爲自然之分謂之天命樂天不憂謂之知命推理安常謂之委命三者備矣一以貫之不能逆計未來

妄分憂喜復何問哉客既笑且愧唯唯而退
凡一百二十三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五

法藏碎金錄卷第六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夫由士束教不能究達予好和會敷演庶有開悟焉
據佛書楞嚴經說三無漏學謂戒定慧也予於儒書
周易中各取一句則象其理亦無差別今取損卦之
文一句四字云懲忿窒慾用之以爲戒又取繫辭一
句四字云寂然不動用之以爲定又取繫辭一句七字
云精義入神以致用用之以爲慧唯變所適有何不
可

維摩經云安處道場圓覺經云宴坐靜室予重茲語

句而怡然愜心

圓覺道場修證儀第十一并本經清淨慧章注並引華嚴初地文云得經論智予因自喜看經論生智思入道之初也

寶積經云諸魔平等煩惱爲先又云現住煩惱魔煩惱無所有又云智者於苦樂不動如虛空善觀察煩惱我我所俱離予究經文重複言說足表無人無之當知煩惱性空既過卽止無使留礙是其法也

思惟要略法中說心想住者見有種種色光從身而出楞伽經中說自覺聖智境界予因思素聞靈響又

而增勝亦可謂種種妙音從耳而聞乃目之曰自覺妙音境界莊子首篇名曰逍遙遊予今動則臨文求智縱觀於法苑英華謂之外逍遙遊靜則反聽聞和凝神於妙音境界謂之內逍遙遊其趣尚也如此詳究寤時之想性所存也寐時之夢亦性所存也夢中所爲之事皆已素所習者所見之人多已素所識者自念世間之法屬意浮沉偶經耳目猶得存於性中而不失況乎出世之法屬意深切洞貫心府固當存於性中其可失乎今生結緣旣熟必爲來生張本定矣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予因擬之而言曰學道之心必有餘應何謂也夫家之積善此外也善力延及猶爲後嗣之慶心之學道此內志也道力延及豈失來生之應形聲影響又何疑乎

三教之人皆有修行要法而人不能知不能行正相反夫居易俟命儒教修行要法也而多冒行於險徑深根固蒂道教修行要法也而多縱伐於元命息緣反照釋教修行要法也而多外役於正性順此三法其爲利也可知矣反此三法其爲害也可知矣全得之者上也得其二得其一者次之又次也全不得之

者民斯下矣固無筭也

予嘗夢中有如侍從遊觀之際不見已之僕馬方在憂煩惱迫計無所出忽爾夢覺豁然而喜因思楞嚴經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此喜可知也

幻質無堅定隨化往靈心有覺須從靜來洞曉詳求斯爲上智

干將之劔利可剗鐘柙其鋒銳則全也豫章之木高可凌雲護其根幹則成也聖賢之德蒙養正晦養明恬養智抑亦全成之道是以莊子辭千金重聘列子

避五漿先饋姑務含華隱曜者意在此也

前言有云三代之將道家所忌予因續爲兩句語曰
四大之相智人所避

學道者戒貪瞋癡具聞思修道氣令和引體令柔心
靜而明息細而幽習頭陀行與逍遙遊不驚不怖無
喜無憂幾乎出世名爲入流

恬智相養定慧之權輿也定慧均濟恬智之臻極也
上根圓觀當如是解

見聞爲外寇意識爲內應內外交締却吾道寶吾知
之矣自茲戒嚴

伊予內應慧悟增新由已性也道力深固由已志也
慶緣畢會由天應也願出三福成吾一心

予似記憶李白有詩句云野禽啼杜宇山蝶夢莊周
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句云幽禽喚杜宇宿蝶舞莊
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辜明月何不秉燭
遊予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自念餘生得幾何固當隨時隨處於世間法中就隨
分適意於出世法中就隨分宜心夫復奚云

修道之法譬如金不鍊不精水不澄不清燈不燃不
明穀不種不生其理必爾何以不信

逆計而憂憂而無益況未必爾卽悟而斷不如去憂
觸境而怒怒而無益況多偶然卽悟而斷不如去怒
隨意立法出自然智

出世有法此難全全同聖賢接武差肩導之以僊而
入于禪僊中之樂高蹈雲煙禪中之樂夔超人天處
世有法此法易致致養精氣含和孕粹導之以醉而
入于睡醉中之樂陶陶茂遂睡中之樂栩栩遨戲酌
用隨宜消憂釋志

見道學法之人當令照了之智如明鑑之明果決之
斷如利刃之利次第相應久久純熟自到大安樂處
極見聞於外而周知者處世之明聖也反見聞於內
而周知者出世之明聖也

智明斷利力勝志堅四次第全可以入道

周身之防外辦之事固鞭心入理內習之誠篤世故
萬變推爲大常

有外官寓書于予有語云仰燕居之申申諒吉祥之
止止此雖獎飾之詞而暗合予意中天機也因之竊
喜而書于此

莊子有云兩臂重於天下予謂一身卽可軻而有貪
虛榮冗利據權門畏途恃力固守卒致覆族之禍者

較其輕重何如哉斯為智乎

大妙之道不在名相深智自明辨才難說

立不易方行不由徑允執厥中不失其正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餐和履順樂天知命見賢思齊同聲相應
清心釋累收視反聽澄神定靈窮理盡性從吾所好
於茲為盛

文中子中說有語云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
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吾愛其言雅而理大因采
而書之

文中子謂賈瓊等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閒居子曰
靜以思道可矣予覽之信以為然

文中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
道也予覽此因思陰符經云生者死之根老子云福
兮禍所伏殆相類乎自然之理也

文中子中說云賈瓊曰甚矣天下之知子也子曰爾
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而況於人乎予覽此因
自言云予所修唯願天知不願人知也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
非明君孰能廣問乎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可因旨
引類鉤深致遠無不終乎鼂董公孫之對洋洋乎其

對之宗乎其得王道之綱乎予覽此乃知遠祖西漢大夫公其才智之大已經文中子盛稱之矣

周易繫辭云精氣為物老子道經云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噫精物兩字孔老二氏言之矣此乃妙用之本體也而釋氏但謂之實相而復教人不取於相是故人倫不能窮其理鬼神不能見其迹也

唐權文公二疎贊有句云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酎身閒道尊予愛其文美其事然而猶是處世之事也予重出世之事因而同韻別為四句以擬象之

述已意云觀光妙門探奧真源日味禪悅情忘志存

文中子燕居董常真宗廟諱權改為常竇威侍子曰常也謂董生也

其殆乎坐忘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予詳此

說因知董生幾乎知出世之道也而云靜不證理者

言其行未至未得其所應耳佛書勝思惟經有語云

繫念住一處名為具足禪定心蓋明入道之法必以

坐忘為始坐忘即繫念住一處之類也故云足用焉

其於發慧遲速各由力致之分限又云思則或妙者

此欲其窮理盡性而入于神不欲其沉空住寂而已

矣予所億度自證而已

出世之道極于寂照寂雖固不可著空以實無照雖明不可取相而涉有妙理如是不亦難乎

束教之士多笑迦談予非迦談不盡其意如見由基射徹札似得麻姑痒處抓是也

老年所學心法隨時隨處且依觀音菩薩聞其音聲而得解脫又依數息頭陀抖擻煩惱歸于涅槃此皆已所了知不能委細而說

夫智人安而利之及于國及于天下斯固難者而止及于身及于家亦鮮矣

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忿憾者仁之騰纖悞者義之蠹予覽之深重其言堪爲鑒戒

文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予因自思之不致仕無以成其味道之志古今賢愚雖異其理一也

文中子曰君子不貴得位予覽此因原其意而斷之以言曰君子貴乎得道

文中子中說云賈瓊曰德不在年道不在位予因而言之夫青衿之子性或幼敏不可以童蒙小之也白衣之士志或高簡不可以布素輕之也

文中子曰以靜失之者寡矣予詳此語有似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予謂靜也非止寡失亦可學道而

有得也

或問道之說文中子曰泯其迹絕其心然可以神會
難以事求吾不知其說曰敢問其旨子曰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或曰此仁者之目也
子曰道在其中矣予詳此說大約古聖之教名言則
異而體用同也文中子所陳雖非內典之文而其理
暗合故云吾不知其說而但引言動視聽必以理者
此如釋氏之戒戒生定定生慧其勢必然故曰道在
其中矣

前言有云得全於詩者得全於酒者予亦自謂得全
於道腴法喜禪悅之味也

文中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
之所爲乎予詳此說推演仲尼之意也論語云智者
樂鄭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者
多壽考竊謂斯言隱微非夫嗜欲淺志趣遠不能知
而明之也苟當公論不讓於師可也予以爲存物是
得理性之深者也易家人卦象曰言有物而行有常
此云存物是此有物之類也得此理性之深者自然
得志而樂矣又以爲忘我是去封累之至者也論語
云無固無我此云忘我是此無我之類也去此封累

之至者自然性靜而壽考矣予頗好觀書立言常在
真理而暢悅後及耄耄之歲退處恬愉而輕安所以
信其果驗而申明之也

文中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
以則予又云古之文也約而達今之也繁而塞噫予
也何人晚歲爲文唯求簡當

學妙道者若有智明行果志堅福會悉備臻極何勝
如之予嘗屢言意深所及

文中子之食去生與冷酸鹹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
曰非天之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之道也餌藥必

輔性命者曰吾無他疾也子詳此說非唯立教亦善
攝生大約與論語相類予心所至多涉於此豈非宿
習之然乎

芮城府君起家召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
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焉文中子曰
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子詳
此說曲盡其妙常見世有拔俗者清而多介直而多
執先生之言至矣哉

文中子曰中和之爲德盛矣我未見體之而樂也子
曰嘗過而好怒唯利是得愚矣哉子曰我未見仁而

好利者也子曰好忿嗜利愛尚利小人哉子詳此說
因而省已有所樂有所懲有所勸是故取而書之以
為已法

文中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詳此說意
亦同上垂訓深切謹書諸紳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子詳
此說子之知人甚精收之接物甚妙竊以為接君子
易接小人難收於難能而能也善接小人是謂明哲
之深者矣俗語云畏虎
不畏佛似此

文中子不相形不構疾不卜非義子雖愚亦如此

上所錄薛收善接小人子雖言其接物甚妙而言不
盡意夫不善接君子止有過不善接小人必有禍蜀
志關羽張飛之事可知矣

仲長子光曰

子光字不耀元和
姓纂有姓仲長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

中而無 為文中子以為知言也子愛之重之因而
曲解文中子所云知言者蓋謂知道之言也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
古之人其知之矣子詳此理固難得知所以傷今而
思古然而焉知來者不如今也

文中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分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予服先生精鑒無不及
兼明事理本末垂爲教也

洞澈天真之靈廓然虛明陶融太和之氣薰然茂遂
于茲有得孰曰無修

虞世基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子見其使者曰通也
適有風瘡之疾不暇也飲其使者歌小明而送之世
基聞之曰吾徒特遊矰繳之下亦怨乎若夫子飛冥
冥矣予詳此說有以見先生高尚不仕宿素能然所
歌之詩以表其志小明者小雅之詩其序云小明大
夫悔仕於亂世也噫予仰先生越世清塵邈不可及

而且自喜歷任重隲之世引年而退不失其正抑又
次焉比夫偃僂入金門者幸無深愧耳然而先生曠
達無所顧避歌詩致意亦涉危言刺譏失於韜晦予
所慎也

予志於無上妙道久矣桑榆之光浸暮金石之誠尤
固必冀天從善願神介景福盡此報身之數不失勝
緣之會是所禱也其可退乎

吾今退身居靜境收心入靜境餘無所求唯願道應
至妙止之以吉祥神聽至靈介之以景福勝緣畢會
何樂如之

明哲保身大雅也聞勤行道上士也二者備矣不亦善乎予殆庶幾留心於此

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予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問觀之二花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爾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曲士有三執著謂意言事三者於迷中成滯固達人有二脫灑謂身心二者於悟中免拘繫上智當默識吾不能縷述之也

白氏集中有詩題云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獨宿山遊寺其詩云文略也從牽吏役質夫何故戀翬塵始知解愛山中宿千萬人中無一人予詳詩意此猶言外境之清勝者更有內境之清勝者因而擬之別爲四句詩云角勝勞生不足云濫傳僧語亦非真始知解愛禪中樂萬萬人中無一人

予嘗究觀人倫大槩夢本緣想夢是想之幻化固無窮極予嘗患未能豁然無想所以未到恬然無夢又謂言本析理言亦理之幻化亦無窮極常患未能冥然契理所以未到嘿然無言予今有此二病若得二

病俱瘳晁氏之叟其殆庶幾乎

西漢書贊略有云世稱張湯陷嚴助石顯顯捐之察其
行迹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
之恨哉予嘗披詳本傳此謂嚴助賈捐之也助事武
帝爲中大夫在左右與大臣辯論因使淮南與王相
結而還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王反
事與助相連上欲勿誅而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
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遂棄市元帝時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
門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

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捐之乃與長安楊興共議
爲奏更相延薦欲以興爲京兆尹捐之爲尚書令石
顯聞知白之于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推治而捐之
坐棄市興減死髡鉗爲城旦子因究觀人事不必當
鈞軸凡居待問之列不以才之能否行之淑慝已涉
危疑之地矣雖存誠守正猶有忌克而誣謗者焉而
況嚴賈或過貪重賂結諸侯而無嫌或交締僞情恃
抗言之有力所云招權利者蓋謂此也死皆其所抑
亦信然是知禍福之來先宜自考履祥不當但委天
命

合身心息三者凝然之相強名曰不動尊聞金泉蟬
三者自然之聲強名曰內觀音吾無師智獲此法印
混而爲一用之不匱

白樂天有詩云心不擇時適足不揀地安窮通與遠
近二貫無兩端予愛其語因而擬之別爲四句以述
已意云心不擇時息晝不擇時觀達理意無礙豁如
天地寬

分段之身非大身也起滅之心非本心也知此身心
者幾何人哉未有證之者也

予嘗靜思獨斷欲求無上菩提須學無生法忍夫無
上菩提次第之理不離觀也慧也照也無生法忍次
第之理不離止也定也寂也凡諸曲士多笑迦談若
不迦談何由到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趙氏
注云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
遇飢虎之類然而寡少也又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
高者予愛此說錄而斷之舉一類諸其理皆爾智者
推究不必條陳

入道從權當依佛事衆人禮念歸有相智人禮念歸
無知須自知說則煩說

無思之心若存之息自然之音二者相合疑而融之
用爲法印得寶多矣

寶積經云於一刹那盡一切相及諸所緣故得名忍
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一切法譬如電光刹那頃
現現已卽滅予因檢證刹那之理如電光睽爍之頃
也今詳此寶積經文之意但於至少時間止息心之
妄緣猶可名爲法忍而況如此息念時日增多其資
勝利可知矣是故唐太原李逸人作華嚴合經論有
云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予以考求經
論重重相照不覺私喜彌加策勵雖造次顛沛之際

自願力學正念之法必有所濟耳洞曉古聖賢善誘
之仁也金剛經云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
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予自此方於此法門宿
有至心抑亦知其歷劫以來不少於一二三四五刹那
時而歸正念已於無量千萬刹那時歸於正念矣不
然者何以自壯及老志於道也愈切安可自輕自弃
哉

博覽智可以資見性內見然之理靜居力可以資聞
性反聞自然之音二者交濟伊予所得

白氏集中有詩題云贈定光上人其詩云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輪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復春春花與秋氣不感無情人我來如有悟潛以心照身誤落聞見中憂喜傷形神安得遺耳目冥然反天真予愛此詩因而別作七言八句述已意云孟子四十心不動定光四十心離塵我到明年加一倍如何此際尚因循已喜自逃名宦網猶患長隨造化鈞記得前賢有詩句祖師元是世間人四威儀中一剎那頃得心法無住之住猶為妙用而況習熟時多理可知也

江南才子潘佑有詞句云凝神入混沌浙中詩僧貫休有詞句云融神出空寂予愛其語該涉道釋凝融出入之理因而采取相合書之

自定純修之法但於一切時中隨其辨及止習無住之住足矣金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是也僧肇五論有云聖人之心住無所住其住解云安住無為名之為住住

無方所故名無住六祖壇經云我此法門任為本忘

論樞翼云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如此之類不可具舉

佩為密印何煩別求

觀一切境順違無不空勿失無礙法於一切時間忙

無不可勿失無念法協用堅久吾事濟矣

予以無師智自明無上道以觀練薰修之心入正真
圓妙之覺其名有四意分次第夫洞分至理不入邪
見名曰正覺靈徹而見名曰真覺覺之大成無所不
備名曰圓覺此覺以其馴致臻極所云等覺者是也
等覺之上名曰妙覺卽本覺也此覺之理盡性之處
其上更無一法故曰無上道也

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有云僕少不攻文章讀古聖
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
坐日吳案上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

以撞金石萬羽籥也予以讀經妙趣得法喜之味又
以習靜靈應聞天籟之音其爲殊勝超彼自樂尤深
也

動則臨文求理任意記忘無固必靜則冥心息念隨
時多少無固必日復一日不期符應

古人有欲碎其首爲保連城璧伊子却愛熟其心令
如百鍊金較量得失何如哉

唐醉吟先生有詩斷句云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又有詩斷句云迴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
率爾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予年臻耄耋而所好之學益務精至深遠竊謂抗志
肥遯不嬰矰繳之累故曰冥鴻演道合變不挂名迹
之網故曰猶龍出世無敵不屬造化之鈞故曰大雄
冥鴻賢人之狀也猶龍聖人之狀也予皆愛之重之
略述形容而言不盡意者也

太宗朝端拱年予偶與進士劉安國同舟出京師安
國酷愛庾信哀江南賦是時凌晨舟行高聲誦之自
言每誦此賦雖日旰未食而不饑予亦素曾披覽美
其雄富晚歲之學志趣高邈因追思安國好此賦者
以其詞氣鼓動快哉愜心而已矣不知前賢評品有

云如南朝徐庾體乃是風雅之變而流宕之勝者也

昔予方壯樂遊文苑之洪麗今老矣唯於微言妙道

廻向深切文章中有白樂天求玄珠賦高邁長明燈

頌一宿覺證道歌每一讀誦非但忘饑有如食其品

膳侑以國樂比較安國所好類乎野人美芹以為至味也

予况覽羣書及諸文章內有潛心游心棲心息

心如此字者頗愛重之唯願潛心游心常在於覺海

棲心息心不離於禪林亦如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也

我之讀易唯變所適取其文句恢為法門綱

健中正可閑邪以成定窮理盡性可鉤深以成慧言

外得意有何不可

定力如天慧用如日月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慧用得
定力而能盡妙吾何以知厥理之然哉以此

晉時孫登荅嵇康之間有說云火用其光人用其才
用光存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
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因之演
暢而言云才識兼備可以佐時之器定慧均濟可以
辦出世之事

予憶少年日嘗見凡人中有及耆艾之年者遇壯夫
發怒侵凌而能不荅且曰我昔年似汝少壯時必不
奉容今則不能也子因思之凡夫年長猶善改往而
況吾徒太老矣深究內典或對不順之境比彼耆艾
忍事得不加其一等乎

予能諦觀古人今人心之情又得處世出世法之髓
非謂如目前掌中物盡見之但知其理必然也
大耳三藏不能知慧忠國師最後之心蓋以前心是
有念妄心動而有迹故可知之後心是無念真心止
而無迹故不可知之夫有念心如物象可思量也無
念心如虛空不可思量也

吾謂知出世之法者合大喜合力行觀世間法無以

比而未見有大喜力行與我同者

吾今自思所得者已得經論智又得因緣會若除瞋
恚闕更除疑悔蓋未及道超升且致心恬泰

或問子間居何樂予對曰修暢太和之氣適悅天真
之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以此爲樂此外
之樂則不知也

予自微細揣摩已之三毒貪癡殆盡矣唯有餘瞋未
殄故宗尚老子之日損周易之懲忿立言自規者多
矣偶看圓覺道場修證儀第十三第二十葉有注云
一念瞋起具八萬障門因思已漸老矣而於去瞋之

法尤宜力行又看維摩經之初佛國品列五十二菩
薩名號內有喜根菩薩什公注云於實相法中生喜
及隨喜也又有喜王菩薩什公又注云清淨喜故言
王也予謂習喜成性是菩薩行修證儀又說得經論
智是入初地予於內典詳覽已多既得經論智若持
歡喜行可以竊名歡喜地也習之成熟非徒懲忿亦
祥瑞冠五靈之首唯有獨角之麟奇特冠五行之秀
唯有獨覺之人彼上人者不可多得

高邁作寶融寺經藏院所置長明燈頌據序中說其
燈以鐵盆盛膏而序之語句其略云佛有燃燈名法

有傳燈義長明燈是其蘊乎日中則昃昃則沒長明燈不沒月滿則虧虧則盡長明燈不盡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長明燈功德亦復如是邁願銘頌之數年間迫賤事未致鄙思一朝忽染日疾曹曹然不自審從何得之也會夜夢神人謂邁曰子於長明燈不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而目愈予謂長明燈以喻佛法卽維摩經中無盡燈是也無盡燈以法喻燈長明燈以燈喻法予奇其說以邁踐言補過之速有如此者靈應疾愈之速又有如此者可以警勸信士存至誠結勝緣耳因而手述入于法錄

事以理道明而深可以爲慧用心以道寧純而固可以爲定力久於相濟何有不臧

予已自定純修之法錄之於前自爲無住法門今又見寶積經中所說菩薩安住無所住之念非憶非忘所安住念卽名法界予詳之冥契前法重增忻慰而思策勵也

予得理性之髓而形于言曰破幻妄而見精真習虛靜而成寂照從簡盡妙立法存誠

冥心靜慮之學深逆計追思之念息二者不失何勝如之我願書紳常爲已法

大般若經第三百八十四內有語云名是分別妄想所起亦是衆緣和合假立予因此語究觀入世之事灼然如此彌重教法精深苟能知之而大決了何有休戚之心乎

予今知足寡欲既合人天之業觀書弄翰又得經論之智私喜緣熟固非自矜

究彼前聞勇於獨斷身非已有是天地之委形性命非已有是天地之委順姑務乎心靈靈而不昧息繇繇而若存何必尋師然後爲學

真歸仗處竊仰天人師學而知之麤得經論智油然而

法喜與日增新

予知法要不離定慧定可定非常定是對境不動之定非用力制之之定慧可慧非常慧是見性不迷之慧非役心求之之慧學定慧者當如是解

景德傳燈錄第二十六內說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辯明達禪師紹安上堂有語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予愛其法語因自推而演之云夫真學之流得第一義諦薰修浸漬貫心達性是人不可惑之智至信至悟不可奪之志至堅至固自然生生世世無復忘失矣予先密訪契勘屢同亦既融怡彌資策勵

直上一路絕妙一句罕有知者苟有知者若能御三
清淨輪入三解脱門此勝因緣不是小事

華嚴法界其用也神妙無窮圓覺道場其體也凝虛
不動言意及此誰與我同

南史何點字子皙性隱退而名重當時齊豫章王曾
命駕造焉點從後門遁去意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
王尚望塵不及吾當希岫息心也後於法輪寺遇之
子良忻說不已予美其事因成文句云望風懷想雖
仰於清塵希岫息心慮煩於高德

事君有二心不可為忠臣事佛有二心不可為法器

唯當一心於忠一心於法是也

吾今退居養老隨分充足寔寐穩枕以便支體清心
靜慮以養神氣如斯可矣誰能委細分別禪機道法
以自煩乎

佛書法華經說安樂之行道書莊子有恬愉之言其
理同出而異名本乎心者也然而不住于相方為盡
妙非止此法他皆倣此

世間法禍機忽發之甚者聞甘露事出世間法妙蘊
難闕之深者聞有甘露門可畏可愛無大於此上智
之人洞然明了

正其定心北辰之不動均其慧照南日之方中妙覺之尊體用如是

宋宗炳字少文嘗遊名山老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予覽之愛其雅趣自謂登山臨水固不能然然澄懷觀道庶乎可及

書觀良書采微妙之言而窮理盡性夜習宴坐入凝寂之道而澄神定靈伊予晚節未爲虛過

晉隗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然慎勿賣宅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來頓

此亭此人負吾金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至期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初惘然不知所以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窮困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柁埋

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

馬子覽此而歎愧龍易卜精至有如此者而隗生未嘗爲人卜因思此藝若中人以上學之則入正真彼妙道可致中人以下學之則入邪僞唯姦利是取夫卜筮之流如傀儡使及嚴君平者幾何人哉而又知事有前定之理人有預知之理此乃數術有爲之法學之精深猶能神異而況禪觀無爲之法苟能盡妙何以比方乎

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冰冰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響應聲卽應卽止無復有餘二法詳熟妙用足矣

白樂天詩云昨日制書臨郡縣不該愚谷醉鄉人予謂此語自述其情而於愚谷醉鄉理有未盡因而別作二十字推演其意云貌愚愚谷邃道醉醉鄉春愚醉無迷謬伊予意又新

前賢有以樽長空飯不足形于詠歎者予則不然但醉道飽德亦自充足此則味外之味也

每覽前輩詞章予心愜當者必采而書之有句云凝神入混沌以爲學道之初從宴息也又有句云

有句

神出空

寂予以爲學道之成得自在也枚卜同人未遇知者布武輕安反聞清警益新經論之智密奉天人之師

絕其交游老於禪觀怡然自得夫復何言

一簞一瓢顏子不改其樂一丘一壑莊子不易其樂去五鼎而食豐屋而居果得勝茲樂乎

李華作荊州南泉故蘭若和尚慧真塔碑文中語云有問師修行功德遠近荅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子因而自悟但能刹那際真心半銖亦是古先生善入無爲之法隱君子歸根復命之道積習經久不止不退自然有臻極之理

予以開悟於法觸如灌頂沃心佩服其妙言若銘肌鏤骨諦思所習寧無自慶

見外境而迷者繼踵競進居怨府蹈畏途觸禍機懵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躋壽域棲天真養太和翛然自得高卑夔絕何帝霄壤

義學禪學理須兼備非義學何以開其智非禪學何以成其行予之趣向立志如此

史記孔子謂老子其猶龍耶寶積經謂佛爲幢之大龍子思聖功神化有以見其彌高矣

唐李華作故中岳禪師常越塔記首句云智之深者反照人之大者無思予愛重其語深入法門欲援證據觸類滋廣今聊舉一端而已前言有云阿難多聞

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子謂止引此一事明之足矣然而不離止觀二法息緣卽止也反照卽觀也凡夫之心終日趣外逾遠逾背唯反照者向真合覺至簡至速者也所云無思卽無生也前言又有云若能忍者卽名爲有力大人予謂反照無思者亦可名爲深智大人矣

凡一百三十八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六

法藏碎金錄卷第七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禪源都序上卷有語云性如虛空不增不減何假添補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聖胎增長顯發自然神妙此卽是爲真悟真修真證也予愛此語簡要純備追思已所立言多合此意

予自耆而耄習靜不已或於夜坐刹那見光反聞靈響愈覺清徹後有維摩經云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僧肇註云佛於下成道樹名菩提此樹光無不照光無不薰形色微妙隨所好而見樹出法音隨所好而

聞此如來報應樹也衆生過者自然悟道又看楞嚴經說二禪界分有光音天因思二經所陳菩提樹光音天於我猶爲外境而況已所見聞以作佛事法喜殊勝亦可知矣乃述五言六句偈以自讚歎云身是菩提樹名合光音天如斯妙吉祥信爲希有事我無取相心豈非善境界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詩有句云凝神入混沌萬萬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之力等入道深密之同狀合而書之聊資已用

有客謂予曰先生塊居一畝之宮不延三徑之客何以銷日何以資道予對曰非不欲師友名德而異趣寡合不逢投分者耳況乎出世之法人罕樂欲獨覺孤進古今常然譬如大鵬怒飛寧求於接翼獨象無侶豈惜於離羣哉客笑而無荅須臾告退

佛書云一切分別無非障礙予因續爲二句以廣其意云一切尋思亦復如是

吾思心要但於四威儀中一刹那際常令自心正而一安而虛靜而明亦足爲法利而況久習理可知矣予讀列子之書見兩科之說其一云齊人有清旦入

市見所驚之金攫之而去者志在取金不見人也又其一云愚公欲平所居之山約以子孫相承平而後已心之至也感神動天天帝率神力以移之予詳所說雖知寓言而皆以立意爲本可資入道之法據世間之理則金不可取山不可平因而別得出世新意若以此取金之果決不見衆人之所非以此平山之志願不見衆人之所艱求無上道世世不退豈有不成者乎

識心達本貫微妙以精深息業養神守靜安而堅固但無違失勿用希求

晉書陸機陸雲傳後詞其略有云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竒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不知運鍾方吝而奮力危邦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覆宗絕祀良可悲夫子覽諸書再見垂爲規戒者未嘗不濟之以言噫老子云名與身孰親苟有務貪虛名而害身及族者吾弗與也

究觀法門中道不可落於二邊偏宗於頓則有鹵莽滅裂失勝進之方便也偏宗於漸則有繁瑣滯固失直造之穎利也唯上根圓智之士自能和會決擇而

用之耳

定慧之理吾今直言譬如明珠在盤盤不動而珠光圓照滿月臨沼沼既澄而月影洞分體此存心何勞

問法

高測韻對第一內有云晉張澄將葬其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於某處年減半位纔鄉校而累代貴盛澄乃葬其年減處後位至光祿勳年六十四而子孫果昌焉予素不好雜學偶看此說乃知葬師學世間之法精妙者猶能如此若有禪師學出世之法能精妙者殊勝可知

矣又見古人之意有以子孫蕃昌最爲盛事而且不獨擅其福應務在慶流後嗣仁德之至者也予因自思見爲太子少保致仕今歲七十有九自覺康寧而資用麤充卽今子孫七十人咸有官堂之材子四人並升朝列諸孫十三人十人已爲京官延蔭及弟姪姪孫不遑具載超於晉張澄遠矣於今之世亦無有其比者自身及族各奉名教而積善之報未易可量其天幸也如此云何不樂

予深知法要合空假二觀爲中道觀超動靜二相爲大寂相予能言之而未能至

子好道之心老而彌壯觀練深熟決定有理觀之深則出世法洞見源底練之熟則世間法無所礙言不可及唯自了知

予之退居養老務在安其身遂其性成其進道之志此外悠悠不復分別也

會佛法者當存真體用如待真花結真果若立妄能所如欲假花結真果其理如此

吾所了知者無爲之事無生之法無住之相不測之神不空之真不動之真若是而已

西漢丞相王嘉屢上封事於哀帝有斥言嬖倖之事

切直忤旨終致召詰詔獄相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不從而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噫由是觀之則知士有高蹈物表不嬰世網者安可不以爲貴乎

揚子法言有問神篇云或問神荅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有注云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予今覽之而自得法意因思潛者謂心游其間也予早年潛心於

物情見其理已多矣晚歲潛心於道與惟精惟一期有所至必不在其存誠也

外順虛緣俾無結閤內觀實相期于混冥有洞曉於斯言可精修於妙道

晉張翰任心自適或謂之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又梁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時張纘出鎮湘州王餞之於南浦見規在坐意甚不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德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儒見父不悅氣結而卒規恨纘慟男俄而致死規妻

勸夫及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予詳覽二張事迹皆因出意杯酒間翰之曠達自遂其性也如此纘之輕傲致害於人也如此吳規之器小哉可哀可哈儒書云不見是而無悶佛書云毀譽不動如須彌規於此理大遠矣其妻子情苦會集又如此不知宿因何故也因爲六句語告諸大達之士云我許張翰一杯酒不求千載空垂名不許張纘一杯酒害及二人俱喪生如何合得酒中趣洪量深深上智明

八元三傑著名迹以無窮四皓七賢逸身心而自得

同歸不了智者難言

悟精真之本一入理彌深見幻化之皆空觸境無礙作是觀者謂之聖人

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此道書中意行之稍易無怨亦無親始是平等法此佛書中意行之甚難

道家者流姑務長生久視夫處世之長生不及出世之無生久視於外以勞幻身不如反視於內以證法身此雖迦談而有真理

道家者流所著方書多以氣之作用爲事業條陳洵鍊閉嚙之法煩於鼓動頗涉有爲內有一法名曰委

氣蓋取委順之意有說云體和心平神氣調暢或委身於牀或兀然而坐神識沈寂心同大空又有歌訣云欲知委氣妙寂湛自無思手足縱如醉心神兀似癡予詳此說最近無爲之理因而類舉自立三委三然之法一曰委氣浩然二曰委心恬然三曰委命自然協用爲常其妙備矣智者可曉不能剖精析微也老子曰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其註云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予詳大意此謂體道之人其德如此又別書中有說至德之人亦有云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予以爲假此二句

而其理小異不可得而親謂其絕迹而高邈也不可
得而踈謂人景仰而歸之也

華嚴奧旨有語云大止妙觀摩訶止觀論有語云觀
練薰修予愛觀練二字今取而增之自立一名名曰
明觀精練法門觀謂觀照也練謂練習也觀照令其
至明練習令其至精此法最爲簡妙何謂也夫佛書
所說入道要切之理小異大同固難具引予今和會
宗旨且約自心現量徑直言之當先觀照一切因緣
所起之情念念相續了知生滅終空然而未能觸境
不動次須用練習繼之但以智斷此皆是魔是賊如

夢如幻視其過去便休勿復追思是也至於大運之
事不必虛憂唯存根本寂靜微妙之體性如此觀練
久於正定其道成矣在已分中此乃以一御多是爲
百法之王也

唐賢筆語有作名僧之碑其首句云百億三昧無非
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予因此語而乃簡徑獨斷
令人易曉大凡種種方便之說可爲入道法門而成
正定者皆曰三昧是也

揚子法言有先知篇其篇目之下註云圖難於易
求大於細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

其文曰先知其幾於神乎其注云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追於神也文又曰敢問先知曰不知其注云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文又曰知其道者其如視又其注云舉目便見予詳其說此謂智斷而得之者有如善射注物十中八九若以神徹而見之者有如明鑑對物無不洞分

揚子法言十三篇以學行篇爲始孝至篇爲終學行篇首句云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孝至篇首句云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李軌柳宗元注云夫學行者所期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

之首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予覽此書因知昔賢著述蔚有深旨蓋明士之所學以能行爲上也人之立德以率孝居先也予於觀書非止務乎屬辭而切貴乎求理矣

予老矣約已居常性習自立一法名曰交修動靜無遺時法決定總持何謂也動則觀書求入道之智靜則冥心成息念之功不拘晝夜處所無復廢時是也其餘一切事之違順身之苦樂推爲大常之理不以爲礙爾

吾有三大法一曰圓明觀智之大者也二曰堅剛斷力之大者也三曰馴柔幹志之大者也三大相承歸無上道何有不志者乎

陳虞寄字次安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前後所居官未曾至秩滿便求解退曰知足不辱予重古人有如此者故采而書之以其深知道家所忌老子曰知足不辱又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是知過貪而不知足者有辱有禍自然之理聖人之言不虛也

維摩經云毗耶離大成中有長者名維摩詰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

子當修梵行現有着屬常樂遠離圓覺道場修證儀第十六云一切衆生為此無明起諸愛結役使驅馳身心破裂無明若滅三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人予因覽此而和會獨斷之云若有清信省事之人明了家緣之繫縛而誓願解釋不必落髭髮被儀制已是在家出家者也頓悟世情之迷執而志趣超絕不必具相好現神異已是在世出世者也但其事有始終理有淺深不同耳

唐圭峰密公有言云外事內身了不相關予又覺氣質心識亦不相關自覺氣質年年滅心識年年增何

謂也氣質屬外非由己善能保守心識屬內則由己善能觀練此必然之理也

若得無戀無厭之道逍遙以平其情又得不生不滅之法寂定以正其性均濟純熟何樂如之

佛書中語有云寂湛生光道家流語有云虛明含元吾皆愛之斯樂欲之所至也

我愛學蒙莊高情師友造化竺乾妙旨澡練神明雖未見功必不成過行有餘力雍容藝文

前言有云習禮之家名爲聚訟予謂說禪之家名爲起諍夫禪觀之理無言而自識者上也無心而自得

者上之又上也

達疑明而是體均觀練以爲功勿取相而有求當不期而自至厥理如是伊予了知

吾老矣自爲入道精深之法二而決定率從之其一曰大明之智識其二曰彌堅之志力何謂也大明之智識者取權公之語云一氣暫聚白公之語云萬緣皆空用此破相而不昧彌堅之志力者取什公之語云深入實相密公之語云安住妙境用此復性而不退二法均濟殊勝第一吾自知之而日用焉未能爲人演說也因復集書其句云一氣暫聚萬緣皆空深

入實相安住妙境上二句了達而無礙也下二句修
詣而無違也

趣虛名之高者萬萬皆然入實相之深者萬萬無一
知而言及復何人哉

前科所集古德四句語以為上二句大明之智識下
二句彌堅之志力予思餘說未盡今復追書補之一
氣暫聚人空也萬緣皆空事空也用此觀照焉深入
實相勝進也安住妙境勝定也用此總持焉此一法
簡妙備盡無有出其闡域者予當奉行

外見一切有而能空其有內見一切法而不有其法

內外不住相根力日深因虛融成寂照理盡禪宗妙

立名曰禪門
簡要圓成偈

莊子有說假修混沌金剛經有說真是菩薩予謂去
假就真是為要妙

東晉庾闡嘗為零陵太守有遊衡山詩云北眺衡山
道南瞻五嶺未寂坐抱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凌九
霄陸鱗困濡沫未體江湖遊安識南溟闊予覽此詩
因見古人之意懷虛靜之趣以樂其內賞清曠之境
以獎其外予愛而書之抑亦自得

吾嘗諦觀大雅明哲之士千百中無一二大覺了達

之士億萬中無一二或有一二然猶得天機而涉淺入聖域而未優自視視他喜與悲等

予常愛唐賢白樂天有詩句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天及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卽位惠開同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豐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臆雖百歲猶爲天未幾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亦爲天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啻霄壤之殊也

夫物我皆如不見身相空有兼遣不染法塵真學能然方爲脫灑

天機之淺者以富貴功名爲第一天機之深者以志行理性爲第一各從其好兩不相妨

予以深心樂欲晚節彌堅惜分寸光陰常遊法苑著百千章句皆爲度門此表存誠固非伐德

唐白樂天詩云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復病沉沉我身不欲全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予嘗擬之別作詩云自學養恬休用智從他名迹日衰微我身不欲全高貴高貴多乘禍敗機

子塊處獨覺因經論智得無所得法住無所住心不可思不可說其理如此何必羣居然後爲學
予看佛經有說淨明居士深達實相而又素聞竺乾先生善入無爲予愛之重之而願密盡至誠而奉之從心法之要也

智明無不周處世之聖人也神徹無不周出世之聖人也次聖有等賢人也背賢所趣愚人也

入道之法隨用有說因理著名予究其極皆須不取相不流迹方臻妙處

吾讀易愛鈞深致遠凡四字而能適變爲用吾當銳無師智鉤深以求法又當馭不退輪致遠以進道有如此者不亦樂乎

予詳經論大意若有云我是凡夫佛是聖人豈可以凡夫之心學聖人之事此名斷滅見又有云我心卽佛本無有異何用更求佛果此名增上慢唯有上智宏達之人無此二邊障礙

人能善避大權利如避網羅檻穽而行坦夷道路者此名初修安樂行也人能善避大嗜慾如避圓溷湯火而遊清涼園沼者此名初入禪定門也了達之士必信必果

以智慧眼見五蘊皆空此名菩提以方便力解六結
盡散此名解脫既了然而知永不迷也卽安然而住
永不動也此名涅槃其諸辨才苦行不能到此圓頓
法門

夫人質性挺特建拔俗之標志力堅深有濟勝之具
可期出世不當自輕

無相之相實相也我思深入而但未至無聲之聲希
聲也我喜獨聞而將大和世智不知妙德自得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夏已後每寐熟
卽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

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已二十餘年
如此予因自思所聞靈響清徹殊勝因目之曰天簧
似合此理聞之者雖各別言之則皆甚奇亦可謂妙
而不測者也

吾自得三常法立爲入道三門期年觀練純深而已
涉一切之境常如不礙已者境常空掉一切之魔常
爲不勝已者魔常退平一切之事常比不及已者事
常樂因而歎曰妙哉三常云胡弗臧卓立冠絕爲三
昧王

常平等心如地廣大妙觀察智如日光明體用及此

是佛境界

金剛三昧經中說無生禪予愛之重之因而演述夫攝動之禪是已動之心制之於末也無生之禪是未動之心鎮之於本也若且以麤法比之則焦頭爛額之勞豈勝曲突徙心之智耶

至論以身爲外物者非輕其身也但要知身從幻化而生當知有還源之道不可執妄以累真也以世間法爲外道者非薄其世間法也但要知外事以治世則非出世之法也不可以不了義爲究竟法上智之士必無致詰

白樂天有詩句云恬然不動處虛白在曾中予因擬之別作二句云昭然不昧處靈照在曾中白公之詩言定也予之詩言慧也

孔子所舉一言曰思無邪孟子自謂四十而心不動予謂思無邪者正也心不動者定也若能以至正成至定以此爲入道法門何以加焉至如佛書所說不許羣邪于善境界不許八風動妙高山其意大同允爲深切而曲士以迦談障隔如何和會而了達哉

予所居京師道院中有僮豎閑植草花叢生滋多葉似竹葉花小而碧其葉黃稍類飛蟲之狀俗謂之碧

胡蝶花予觀其花至晚而斂縮將及夜而盡結視之
不見暨乎晨朝則其花漸出日升彌高而花復盛開
因知物理陰慘陽舒自然有盛衰予以其隨昏明而
卷舒近乎智而強名之曰近智花

士之有智不可無學夫佛書所云無學者其理無別
若誤會此器因循自棄尤可惜也予觀三教之書麤
見必學之意儒教之書周易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時也道教之書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釋教之
書寶積經有敘大士成功之語云猶如大龍所作已
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予因會同叅究雖知其文句

不類而必從於學斷可知矣加以老年之志深信於
最後一說不復疑也

天者自然之義也佛者覺義也自然無蔽塞可曰天
聰明豁然大覺悟可曰佛知見人能啓天聰明入佛
知見此爲上智安可輕議予之獨斷如此覽之者以
爲何如哉

有能觀空見性悟妄識眞冥心入理決志成道此何
人哉此何人哉吾不可得逢之而交談也

善惡事都莫思量是非言都莫分別亦是資修之一
法然而易知而難行者也

白樂天有詩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予因擬之別爲二句曰已共身心要約定險艱情爲
不傷嗟曰公所云知天均有定之大常也予之所云
知世緣本妄之大常也

予今省已晚節勤道夫名宦之網障於外能自決開
而恩愛之魔纏於內未善釋縛比其懵學亦旣知方
自謂智雖明而力未勝也

予讀道家之書得大達觀已了知情境幻妄不復瑣
細分別讀釋氏之書得最上乘又了知理性淵妙當
思精微悟入唯此法門自能曉會

予好讀內典非以課誦爲功必也詳求入道之要讀
圓覺經得禪那數息之門讀楞嚴經得觀音入流之
法隨時而用亦不甚精至雖未到自覺之境而獨聞
無聲之和積歲彌加清勝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或問予曰先生於內典之中盛稱楞嚴圓覺何謂也
予對曰廣分性相之差別布在楞嚴專明體用之精
真歸乎圓覺

百骸之動動而去病道家之法用資保命期於康勝
百慮之靜靜而見性禪家之法用資趣定期於妙應
但此二法吾日用之而人不知也

予所以所聞靈響目曰天籟而凝聽逾新終不知其所
以久於詳究似有所得非積習歸根之靜靜既由
中獨聞無聲之和和非發外理近於此書以明之
列子之書云欲辨夢覺唯皇帝孔丘竊詳二者聖人
淳質之時也而莊子之書云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
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言澤少殺氣多日
月之光益以流矣佞人之心翦翦者淺短狹小之貌又奚足
以語至道論語云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
者斯可矣噫世質民淳之日猶有此說則知情偽之

態百端浸以久矣理亦是常不必驚嗟可也

魔境佛境不離於心心之所迷者為魔境心之所覺
者為佛境當知魔境如夢從矣想生魔境如幻從邪
法成佛境如太空如晝日清曠明白不可敝虧學人
體此為定法而觀練之令符契純熟何必多聞博覽
然後為學

玄聖蘧廬不動章云童穉觀百戲有舞破陣攻戎城
驅搏牛鯨吞舟皆以為真初則甚懼見之熟則無畏
況乎成人之心知見又孰安有動之哉予詳之頗得
其理乃知不動之心可以習成也

漢祖威加四海武不殺也蕭何功居三傑文無害也
所以創業垂統君臣相得而然也

孔子以爲不義富貴視如浮雲莊子謂真性之外皆
爲塵垢夫如是則悠悠之事何足介意

孔仲尼魯之聖人也五十而讀知命之書蘧伯玉衛
之君子也五十而有知非之言子自謂心師古聖人
古君子久矣而年將八十若不勇猛精進重增觀練
知命知非學道學法更俟何時哉

子素景重子罕不貪之寶并達摩無所求行昔壯歲
不甚貪求而老年自戒彌篤內省於此法門似得百

分之一二今試言之自思於已有八不求不求功名
不求貨利不求富貴不求神僊不求黃白之術不求
巫覡之禱不求卜命之士不求據要之人此語由衷
非爲伐德

種種著於有起諸妄想者此名顛倒之見種種落於
空都無所悟者此名斷滅之見無比二病而能洞曉
空趣者此名正真之見

吾以文章爲佛事得自然智以音聲爲佛事得自然
聞非敢超於天人幾乎逮得已利

吾老矣不能參禪問道但依歸根之靜知常之明湛

今似或存無必取於相確乎不可拔無輒易其志日
復一日如斯而已矣

照五蘊皆空真見也得一念相應妙慧也真見妙慧
久而相資何必多談橫分名相

內典中有偈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
間猶如夢中事此是菩提之名理菩提之體用菩提
者覺照之義也又有偈云諸斷常是生滅法生滅滅
已寂滅爲樂此是涅槃之名理涅槃之體用涅槃者
安樂之義也釋氏經論真乘宗旨雖千章萬句廣大
微妙原其臻極之意不離明此二法今予直指盡矣

此外分彼我之品類成私而心乖平等言華竺之教
相不同而力爭勝負者自是世間物情於虛妄中強
生分別唯上根圓智能了知而和會也

杜荀鶴春感詩云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
人予因擬之而自賦云浮生七十今踰九已是超羣
越世人

處世之法三綱五常大端也出世之法四諦六度大
端也並用交濟其道備矣

予性本愚直今則大老繇歷浸滂見時情態求與已
意合者款密交談不可得也愈增歎息不樂者久之

不平之事不願聞知而不可避一旦忽爾自悟而開懷焉譬如行多露之徑者孰不需水入鮑魚之肆者豈免聞臭事之常者復何怪哉

人之所切名與利予之所切道與義予不戰而成功自以道義之志勝而為肥也

善入無為西域先生之妙道也能體純素南華真人之格言也予愛之重之混而為一潛資日用於何臧弗予謂故交曰名位愈高祿利愈厚我不如君觀練日深根性日熟君不如我出處進退各從其宜

予有語曰自見真理此為佛眼自契真行此為佛心

心眼同符更求何法

莊子至樂篇說富貴壽者以其不知道而身各有苦其致三失之名謂外疏遠也予因推演而言之曰富者之失其蔽也吝妄保餘財而不成周急之仁貴者之失其蔽也貪妄認虛名而不得遂無虞之安壽者之失其蔽也愚妄歷多憂而不得享永年之樂能反是者幾何人哉

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詩云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舉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詩云不伎不求易云無咎無譽是吾心也

崇高富貴居權要但可傍觀逍遙游燕樂清閒茲惟自得言之無妄久而當知

聞是非之交攻聰不如聾見傾奪之相圖知不如愚吾之趣向大率如此

易卦出師之初必先以律是知學道之初必先用戒故予年及大耋而加之焚誦以自檢攝亦非志樂小安敢自謂大達而不居小節乎

詣道之樞味道之腴觀練薰修潛資日用恬愉美妙益茂禪支有此勝緣豈非宿習

予自深思獨斷身當處世須避不測之禍機心期出世須學無生之法要此外世態率皆悠悠故我端居塊然寡偶

老子云名與身孰親予嘗推而演之云身與心孰親心與性孰親故予窮理盡於性而後已

如何得一大士適變如大龍克荷如大象法門之利知無不爲內習之力所作已辨吾將師之

老子云杳兮冥其中有精予素聞靈應渺兮清其中有聲予覺歲久益多殊勝因而自謂不著外聲塵而反聞聞妙音其心凝然助定力可目爲不動尊此卽

普賢之一行也而又不著外名相而反思思妙事其
心油然而生慧用可目爲無盡意此卽文殊之一智也
儒家之言云寂然不動道家之言云歸根曰靜禪家
之言云息緣反照人能洞曉三家之言同歸一真之
理吾當日之爲會三歸一之智

莊子云富者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予因內省自以爲學者多立言而不得盡行其爲心
也抑亦如是自今以此爲戒且務溫故不必知新今
微細揣摩動心不如息心之利也

孔子家語云楚昭王出遊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
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予因思
之凡計我我所之人有積財至多而無毛銖之利以
濟困窮者彼何人哉

予今采集諸經敷演大意別立一說以爲消除煩惱
之法不避重複有涉舊述者也有經云諸魔平等煩
惱爲先又云現住煩惱魔煩惱無所有又云智者於
苦樂不動如虛空善觀察煩惱我我所俱離又云無
障大悲觀諸衆生所有煩惱皆從虛假妄想而生知
諸煩惱體性自離何以故是諸煩惱等趣了義無少

煩惱可積可集如是隨覺卽是菩提煩惱之性卽菩提性又云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又有經云欲除煩惱當行正念其所解云煩惱出私情耳便應觀察法理以遣之又有經云有一法門名無量義應普觀察一切諸法性相空寂而諸衆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輪迴六趣備是苦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復次諦觀一切法諸念念不住新新生滅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卽無相也如是無相名爲實相如有通達義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出生入死無怖畏想又僧肇五論中有言經云不

離煩惱得涅槃注云悟煩惱性空卽爲涅槃予今參究經旨因而直說大約謂煩惱性空勿爲窒礙觀如夢幻不用介懷設使觸境情動如響應聲旣應卽止是也且夫愚癡之人被諸煩惱之事有熙熙然者此非悟道其實如木偶而已若或中根之士而以煩惱爲苦是則知慧不如愚癡也不亦謬乎固當勿存于心苟不能然學道何用於已有何所利須令智慧力勝可矣故又有經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以智慧刀裂煩惱網以智慧火燒煩惱薪以智慧斧伐煩惱樹故予曾爲究觀直說遣情詞云身同夢幻非真有

事比風雲不久留古往今來盡如此此中堅執大悠
悠既能洞達須剛斷煩惱魔空過便休予今單用此
法

凡夫貪著世間榮利之樂無止足者致勞苦或禍敗
此不復論至如大士學出世之法若耽味禪悅此亦
爲病未能盡善脫灑果知之者幾何人哉欲其決定
廻向不亦難乎

上古聖人有觀察一切音聲前賢爲文遂云以音聲
爲佛事予自思素聞靈響亦所謂以音聲爲佛事而
尤知殊勝夫外音聲而或惱心堙耳致蕩然之動予

所聞內音聲而乃清心驚耳致凝然之靜又前賢作
名僧碑文云師以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者伽陀
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佛事
予亦如之晚年著述好爲禪家偈頌又與隨順世間
文章不同以此比方沛然多得

大心衆生游如來大寂滅海入如來大光明藏予知
此言孰以爲然聞之而大笑者多矣

予於三家之書各得一法儒家之法用明智以保慶
僊家之法用靜安以永命禪家之法用清微以正性
三者並用卓然殊勝

莊子南華真經有說自得之場此世間法也予已得之矣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有說自覺聖智境界此出世間法也予未覺之爾

采諸經論隨義多少資其智於四威儀隨時多少息其意老當益壯乎志亦不考求功利

予喜既壽且康應緣具福而獨觀妙音求菩提率以為常不住於相老而益壯久而彌堅密印已定愈覺清勝書而自獎難卜同符之交

不嬰榮利之緣已逃世網博考身心之法漸見天機雖非絕倫麤殊流俗

仁王護國經下卷內說第九善慧地菩薩得無礙解法義詞辯演說正法無斷無盡予因自思此碎金錄采綴增多皆是勝緣妙事不同無記之性亦足私喜予因經論智得反照之慧修轉依之業必信必果老心益壯者惜餘年之迅景也

觀空見性悟安歸真常習靜明知魔不動當令既照而寂寂而復照勿或誤會無修枉入因循之失

樂器中有簧者器動即有聲而不見其形人所為也吾所聞靈響耳中有聲亦不見有物之使爾自然然而然故予強名曰天簧其音成文清妙超勝合奏之樂

昔晉魏絳善和獷悍戎情國所賜以國樂今予善和
麤動心相天所賜以天簧由此樂欲助發愛性深慶
善緣之符會也

入流得觀音之門數息練頭陀之行惟日不足學然
後知聞中吉祥助發樂欲時予自覺夫復何言

予覽杜牧詩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
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予因
別作一句偏對末句所得者三其一云安緣擾擾知
縈已又云宴居寂寂堪修道又一云明心了了思超
世夫如是則老生之志非昏亂也

生老病死誰逃大播之鈞觀練薰修自有不奪之志
我今如此人其謂何

易蠱卦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
志可則也予詳所解謂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志則
清虛高尚可法則也遯卦曰上九肥遯無不利象曰
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予詳所解謂最處外極無應
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
莊子第十有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
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予今歷覽詳求有以見事之
爲上者事之爲下者統而論之歸乎獨斷則知顯而

居亢者未足矜隱而自得者尤可重也

若坐若臥時行時止未嘗於一刹那頃志不在道吾之晚節如此孰謂今生虛過耶

觀古佛之音超動靜之相其音由寂寞而彰調真人之息融麤細之住其息自根本而來二法交修一志已定

如何得見一了達至道之人而能洞曉欲色空三界大虛幻之迹又能克荷開示悟入四字大因緣之事與之交談結爲真友噫吾今生不得見之矣

黃老清靜之言竺乾空妙之法非上上智豈能深知苟有深知不當自失

予晚節勤道自謂由至誠感真應因立天籥天瑞二殊勝之名何謂也素聞靈響浸歷星紀矣老年彌覺清徹聰驚以其耳中自然之音不見有物如樂器中簧故曰天籥日夕常然而於五鼓後夢覺時坐待清旦聞之尤可愛寂然凝聽而心益專不生緣慮怡然樂欲而神逾爽不入昏住以其自然符信妙契心法故曰天瑞自喜宿習所致慶幸之多而不可得而言之於人也

予以年臻大耋之期日修無上之道靜中宴坐非怠

非速屏氣似不息反聞自性和順積而安以樂英華
發而聲成文斯可聊以自娛何必鼓缶而歌也
吾所聞靈響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或如行
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聲隨時有變新新不停其
聰驚清徹聽外聲彌審終莫知所以然

凡一百三十九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七

